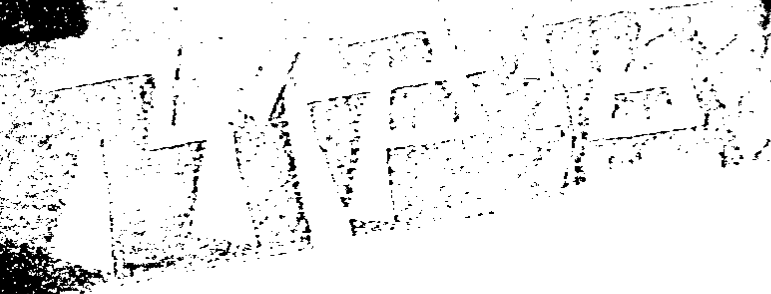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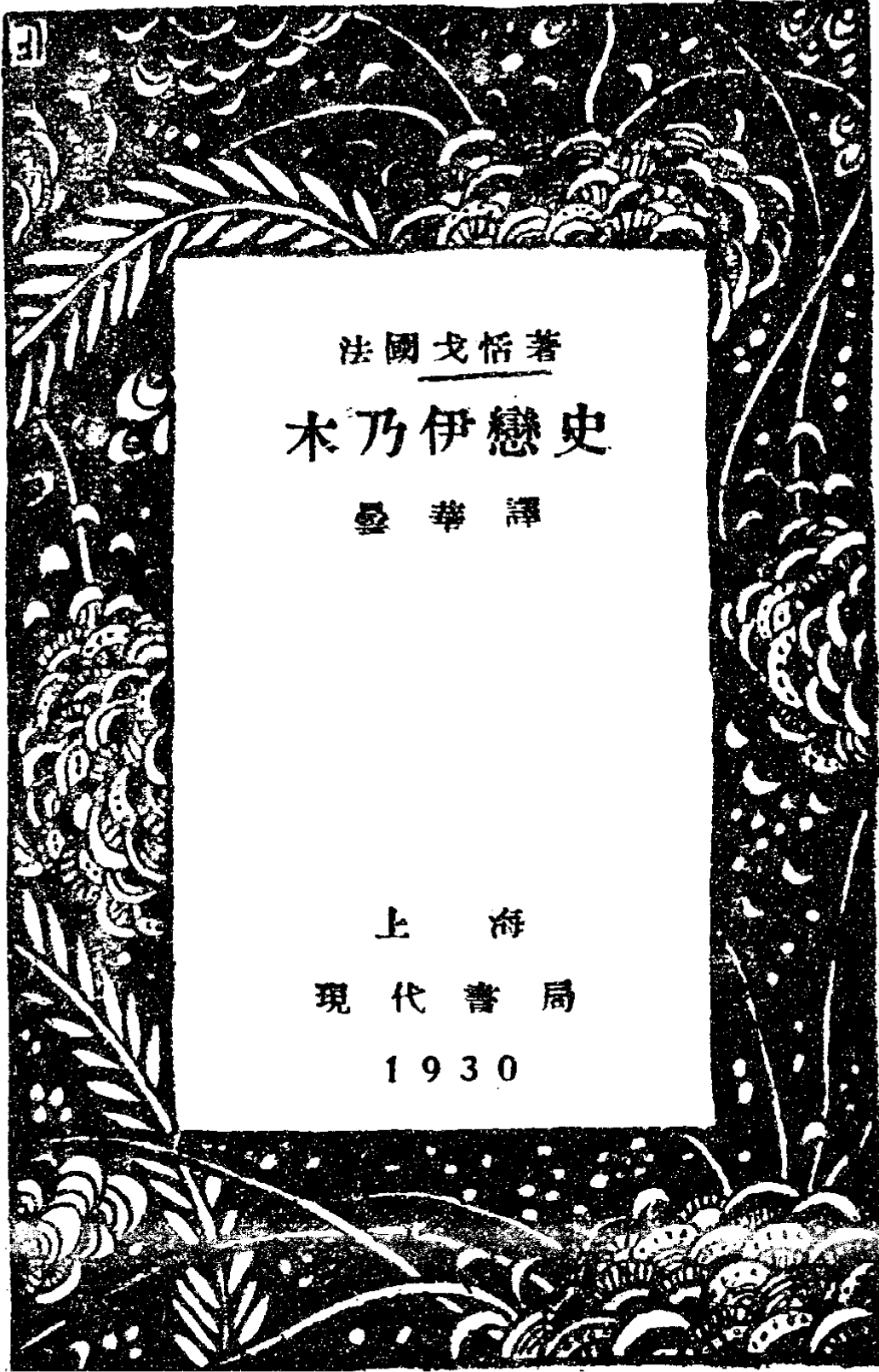
17
E30072

E30072



庚





法國戈恬著

木乃伊戀史

曼華譯

上海

現代書局

1930

木乃伊戀史

導 言

“我有一個意見，覺得我們能在畢邦馬羅村尋到一所從來不曾被旁人發掘過的墳，”一位科學家向一位少年的英國貴族說；這位科學家是以精通埃及事件著名的。

“願阿賽萊斯（古埃及大神）能聽見你講的話，”這位少年英國王爵回答說；“這是該用在故笛阿斯波立斯馬加面前的一種請求……我們是已經受過很多次的欺騙的了。那些以獵財為業的人總是比我們捷足先登。”



但是他的同伴却接着講了下去——

“一座不會被埃及人，希臘人，羅馬或亞刺伯人搜劫過的墳，但是會整整的獻在我們的面前，不會被動過，保藏着牠處女的神祕的一切寶藏。”

“那麼，從這上面你便要發表一部淵博的著作，以便使你可以同張波立翁，羅賽立里，威金生，李布西歐斯和比爾沙里齊名麼？”

“若能這樣，我便要在我的著作上註明呈獻給你，因為假若沒有你高貴的襄助，我便不能從那些紀念碑上以實驗我的學說，我便要老死在我德國的小城中而不得眼見這古域的奇觀。”

這位少年王爵的同伴德國博士這樣回答着說。這段談話是發生在尼羅河附近，在畢邦馬羅村的入口，談話的是愛凡德王爵，騎在一匹阿刺伯種的馬上，同了羅弗歐斯博士，騎着一匹驢子。

載他們上尼羅河來的帆船，也就是他們臨時的家，捲了帆泊在尼羅河的旁岸，在魯克薩的前面。將狄比斯驚眩的遺墟參觀研究了幾日之後——這榮華之邦的龐大的殘遺——他們便渡了河向這一

帶燥熱的境地趨來，在這一帶地的胸中，正蘊蓄着那曾經矗立在河對岸的古宮中的居留者的墳墓。有幾個僕侍跟了王爵和博士，其餘的便在船上艙篷蔭裏安靜的吸着煙。

愛凡德王爵是那一切都無可指謫的少年英國人中的一個：英國貴族階級中一個極好的榜樣。因了他擁着有鉅大的遺產和在貴族名譜上有詳細記述的有歷史性的頭銜，這所謂英國第二部的聖經，他也有着那對一切都不屑的態度。在容貌上，他的漂亮幾乎是超過了男子應有的程度。實在的，他的臉與頭部純潔的線條使人喚起了馬立加和安多尼斯的形像。他的嘴唇和臉上突發的色彩幾乎是人工的，幾乎像化妝品的力量。他的頭髮是金色的而且是天然的捲曲。理髮匠和小斯的力量決不能再增加他頭髮的美麗，但是，他湛藍眼睛中沉定的目光和他嘴唇上常帶着的一種冷笑，能矯正了人們對於他太女性化了的容貌的印象。賽船總會的會員，這位王爵不時乘興藉他小鬼號的快艇去旅行。這隻快艇修飾得像婦女的香閨一樣：料理的也是

精選的水手。這一年他選定旅行的地點是埃及，他的快艇正泊在亞歷山大歷亞城候着他。他也帶了一位科學家，一位醫生，一位博物學家，一位製圖家和攝影家一陣，以便使得他的旅行可以有很好的記錄。至於他自己，也是一位飽學的人，他在社會上的成功並不會使他自己忘去了他在劍橋大學時代的榮譽。他對於衣飾是要以極端的謹慎選擇絕對適合的格式；這正是英國人顯著的特點之一。他們在這荒漠沙土中對於衣裝的注意正與他們在海濱散步場和 West End 的層石上一樣。

因了太陽的熱，他這時特意的穿了白的衣服。他的頭上是一頂精美的巴拿瑪草帽，上面搭着一方綠色的印度遮陽紗巾。羅弗歐斯，那位埃及考古學家，雖然天氣熱，他仍舊穿着那套科學家的黑衣服，而且你可以看見他在右腿褲腳上拭着筆。他的大領結不經意的亂繞在他突出的咽喉骨下；他的服裝正是真正的科學的落拓風；他也決定的可以說不是一位漂亮人。幾根夾着灰白的紅頭髮從他突 的耳後簇着。他的頂是禿的，又生着一根長

的鼻子。他使人想到埃及紅鶴的形狀，或者這正是翻譯埃及古文的人一個恰當的好榜樣。

王爵和博士向了畢邦馬羅村，古狄比斯時代皇族的陵寢走來，當他們在講着那上面的對話的時候，從一座墳洞的黑口裏，（這時常是埃及農人的家，）他們看見走出了一個他們不相識的人，但是這人，他們招呼着。他是一個收買和製造古董的希臘人，一個沒有舊的便拿新的來賣的人。他使人見不到一點那慣欺騙旅客的普通的神氣。他戴着一頂紅小帽，而且是新剃的頭。他的橄欖色的皮膚，黑的眉毛，鼻子和那射人的眼睛，他的大的口鬚和深陷進去的雙頰，若不是被一道謙卑的微笑所調和，臉上真完全是一幅強盜的形像。這個希臘人已經仔細的考察過了愛凡德王爵的快艇，自己斷決的知道這位主人一定可以下手。因此他便這樣待着他躍取的時刻，將這陵寢視作是他私有的財產，驅走了那一切向他爭奪這個的人，用了希臘商人特有的那一種智力，他從愛凡德王爵的第一眼上便算出了，或者是試着的；他的財產的數目。

他屏棄了將那些發掘過幾百次的陵寢再指示給這高貴的英國人看的心意。在這一次，他自己想去重行光顧那些一無可獲的地方是無益的——那些他自己也搜掘過賺過錢的地方。亞季羅波洛斯，（這就是這希臘人的名字。）在村中搜尋的時候，他曾在一個地方發現了一處漏脫了一切搜尋者眼睛的入口。兩年以來，他守護着他的祕密，免避着一切掘墳的強盜。此刻他便向愛凡德王爵面前走來。

“大人可有要從事什麼搜尋的心意麼？”亞季羅波洛斯用一種通用的方言說。“假如有，我可以爲你找幾百個僅是他們的光指甲也可以掘到地裏面去的農夫！我們可以將一隻斯芬克斯，一間殿堂，一座墳墓都裸掘出來。”

見着這位高貴的王爵聽了他一大篇的楔子依舊冷靜的神色不動，而一道懷疑的微笑又始終在他旁邊的那位學者嘴上流蕩着，亞季羅波洛斯立刻明白他的對手們並不是一些獸子，於是他立刻決定現在最好的事惟有乘着這個無上的機會，將

他的發現賣給這些人，在他自己的心想上，他對於他自己的這個發現確實估下了很大的價值；他很希望充足的從這上面得到一進款和他女兒的收贖。

“我能看出你們都是一些學者，並不僅是旅行的人，而普通的好奇心也不足以引你們到此地來使你們逗留，”他繼續的，用一種希臘、阿刺伯、義大利和英國混合的方言說，“我能指示給你們一所地方，有一座漏脫了一切搜尋者眼睛的墳。除了我一人之外沒有一個人知道，因為這是我的一副寶藏，我謹慎的守護着以待值得我告訴他這個寶貴祕密的人來了的那一天。”

“一個能給你出相當代價的人？”王爵微笑着說。

“我誠實的心不許我反對你大人這樣的話。我始終在希望着我的發現能得到一筆好的代價。住在這裏的人每人都倚了他小小的職業過活：我的生活是靠將法老王掘出來賣給遠方的人們。他們都漸漸的稀少了；這確是不夠供給全世界的搜尋

著。這真是一件許久沒有人從事了急需的東西！”

“這倒是真的，”博士說；“香料薰屍店的停業已經是幾世紀以前的事了，而這安靜的死的領域也久已為住在這裏的活人所搜空。”

希臘人向說這話的人細細的望了一眼，但是仍接着向他的大人講下去。

“一千金磅作一座極古的，自從教士將死者放下之後便不會再有人類的手觸過的古墳的代價難道還太貴麼？這樣東西的代價是無限的。或者這墳裏面有成堆的黃金，有珍珠金鋼鑽的項圈，有藍玉紅寶石的耳環，有用貴重質料鑄成的古神。”

“好一個騙子！”羅弗歐斯說。“你竟開了一大篇你自己也分別知道在埃及的墳墓裏決尋不出的寶物的花賬。”

亞季羅波洛斯，見了他靈巧的無稽之談不曾使他們生一點影響，便立刻拋下這一切，掉過來向愛凡德王爵明白的簡潔的說：

“好罷，大人。照我所說的價格可能成交易

麼？”

“那麼，還有，”這少年的王爵說。“假如這墳從不曾被人掘過便是一千金磅（正像你說的一樣），否則……一塊石頭被旁人摸過了便半個大也沒有。”

“此外還要依這個條件，”細心的羅弗歐斯博士添了一句：“這就是，墳裏面所發現的東西假如我們要的時候我們可以拿去。”

“我答應，”希臘人用一種決斷的口吻說。“你們不妨領先付錢。”

“我的好羅弗歐斯，”愛凡德王爵向着他的朋友說，“你的夢想真實現了。這個古怪的東西似乎對於他自己的發現很有把握。”

“假如他的話是真的，我們可以成功，那真是天賜，”這位學者說。“希臘人的謊話真太可怕了；這幾乎已經成了格言。”

“這個人是希臘人——這是當然的事，”王爵回答說。“但是我猜想：無論如何，在這一次，這或者僅有這一次，他確實的是在講真話。”

這位墟墓的嚮導者帶着一種極有禮貌的神氣走在博士和王爵的前面。一刻之間，他們便走到了畢邦馬羅村入口的狹隘山道。這條狹道不像天然的，很像人工從渾厚的山石上鑿出的裂口。

寂寞之神似乎不願將這死的領域顯給人類看見。破碎彫刻的碎片隨處都是，一直到最後，這座葬村漸漸的近了，才在眼中現出一幅冷滯荒涼的景象。

到處都是被無情的太陽曬得起裂生衣的巖石。在這些巖石的腰部時常發現有大的裂口，被成堆的小石圍繞着，破而凌亂。這些都是樹着彫了女神男神或皇帝的名號和標記的石柱的遺痕。這些都是狄比斯古代帝王的墳墓。後來，他們的目標似乎是終于接近了，因為亞季羅波洛斯指了一方龐大的石頭，用一種勝利滿足的神氣說道：

“就是這裏！”

他拍了幾下手掌，於是肩着斧頭鐵錘以及各種必需用具的農夫便從他們四面飽了出來。希臘人向其中最強健的幾個吩咐了一下，他們便將槓

桿伸到大堆山石的下面去。山石抬開了，其餘的幾個也是一樣。然後墳墓的入口便現了出來，在巖石上彫成的一種方形的門。門的兩旁都有石柱。門上裝飾着象形文字。在一道磚石的牆後，他們不久便發現了一塊石版，這正是通到地下寢宮的入口。德國博士知道這墳墓的封口還不會有人動過。

“我確實的相信，”他說，“我們是成功了，”他喊着。

“我們不必高興得太早了，”愛凡德王爵說。“有一次比爾沙里曾鬧了一個極大的錯誤。他所發現的未經人掘過的墳那知已經在另一面被人掘過了。”

“但是此地，”羅弗歐斯說，“山石的鎖鑰太大了，決不致被那種人用那種方法來開掘。”

他們此刻都向這塊遮掩了其他的門路和甬道的大石頭動手，在他們搬移的時候，他們掘出了許多極小極小的土偶；朋友們放在死者的附近，像我們今日放鮮花一樣的土偶。

門終於開了……這是經了三十五世紀以來的

第一次，那些山石，從這張開的口上，也似乎嘆出了一口解放的氣。在這薄暗的微光中，他們第一眼所見的便又是一些象形文字。此刻火把都點上了。他們都僵傻前進。

在這甬道的末尾又是一道封鎖的石門。熱氣漸漸的厲害了。亞季羅波洛斯遣人去了飽含鮮水的海綿，他們便這樣含着呼吸。此刻第二道門也移下了，現出一道斗下的樓梯。

“呸！”博士在樓梯盡處喘着氣這樣說。“熱氣隨着我們的前進增加。我們離着死東西的臥室不會很遠了。”

接着又是一條甬道，然後他們便走到了一座地坑的邊上。一根火把擲了下去，火把將地洞照亮，照得像獨眼神的一隻大眼一樣。

“就是今日的人們也比不上這些死埃及人的狡猾，”愛凡德王爵說。“這一切的迷宮，這裏那裏轉着；這些密室，甬道，門戶和地坑——他們必定確實的有效力能冷淡了強盜們和考古學家的熱心？”

“任是怎樣，這對於他們幾乎是無區別的，”這個他自己本身就是考古學家的人便急急的作答。強盜是爲了金銀而來；科學家是爲了真理。這兩件都是此刻世上最珍貴的東西。”

亞季羅波洛斯現在喊着：“拿有結的繩來。我們要探尋這個地坑。”

繩拿來了，這希臘人便攀了下去，試着牆壁的聲音。

愛凡德和羅弗歐斯，爲好奇心和熱望所鼓舞，也從地坑上向下望——冒着將頭向下伸去的危險——以極濃烈的興趣追隨着這希臘人的搜尋。

當這希臘人再上來的時候，他的臉上便現着極懊惱的神氣而且咬着嘴唇。

“這下面沒有一絲一毫有出路的表現……但是發掘勢不能就在此地中止。”

“或者，”羅弗歐斯說，“定造這個墳墓的埃及人或者死在外國去了也未可知……”

“那麼，假如這樣，他們爲什麼又不毀了這裏的工程？”

愛凡德王爵回答說：“讓我們希望從不斷的努力上，我們可以碰見什麼旁的秘密的入口。假如不能，我們可以從山的另一部取一道橫切的引廳和甬道麼？”

“這班討罵的埃及人收藏他們死人的時候真狡猾，”希臘人嘆咕着說。“你可以看出在他們活時，他們是怎樣的嘲弄這些後來的人。”

他說着的時候，一面更向地坑上密室的牆上四處探望。他似乎突然想到了什麼，立刻拔腳就走。發掘這種墟墓的舊經驗給了他幫助，使他記起了一件同樣的疑難。同時想獲得一千金磅的慾念也使他變成加倍的聰明。他拿起了一隻斧頭便向牆上細細的敲着。終於有一處響着有空的聲音了。他勝利的喊着，眼睛閃閃的發亮。兩位在旁靜看着他的人也不禁拍起手來。

“向這牆上敲。”

這道命令立刻就遵從了，牆上掘出一個一人可以通行的洞，裏面有一道一直繞到山內部去的走廊。走廊的盡頭是一間有柱支着繪了花紋的方

室。這間室又通到另一間高一些的室，僅有兩隻柱子，但裝飾的花紋却是一樣。這間室不再現着有旁的出路。什麼希望都絕了！因了這幾乎連空氣都沒有的地方的可怕的炎熱，他們逼得祇好倒退出來。

“雖然這樣，”博士說，“這座迷宮決不僅是爲了好玩而造的。此地必定另有旁的甬道通到……什麼地方。這是無疑的，這死的男人或女人一定怕被人驚擾，所以才嚴密的封藏在什麼地方。在那裏？祇要有充分的堅持，任是在那裏我們也終可以發現。或者什麼地方有一塊方石正掩蓋了通到寢宮的真的入口。”

“你的話不錯，我承認，我的博士，”愛凡德王爵說。“讓我們來再尋再尋。”

他們敲遍每一個角落，每一塊石頭。終於，在一隻柱子的附近，有了空的聲音，於是在幾世紀堆集的塵土拭去了之後，一塊長方形的石版便清晰的露了出來。

“我真很慚愧要想驚擾這種在此地不遠的屍身的睡眠，我們竟不惜用了這許多的手續，”愛凡

德王爵這樣說。

石頭扛起來了，發現了一道樓梯，通過去的是
一間小地穴的密室，裏面藏着瓷製銅製無花果木
製的偶像。他們這樣向密室前進着的時候，一陣古
怪的情感襲上了愛凡德王爵的身上。近代生活以
及其他與他有關的一切，都似乎離開他了，超出了
他的視線，觸覺和思想之外。他忘記了大英帝國，
忘記了他的名姓是在貴族冊上的大事，忘記了他
是“有銜有地”的階級之一。他更忘記了他在林肯
縣的家，他的倫敦的住宅，他的游艇以及維持他英
國人生活的一切。一隻看不見的手撥回了時間之
鐘，將時代的鐘漏又顛倒了過來。靜默的，憂愁的，
世紀在一滴一滴之間過去，正像幾小時在靜默孤
寂的夜間過去了一樣。歷史在那裏，是過去的，不
是此刻現在的，被今日的眼睛望着。摩西活了（生
在埃及的基督教聖人。），法老王（埃及王）登位了，
而他，愛凡德王爵，却感到十分的驚異，在埃及皇
室的面前並不像埃及貴族一樣的包頭和裝飾。此
外，一種宗教上的敬畏也襲到了他的身上，因為他

不是蹂躪了這神聖死者的宮殿麼？——這雖然用了這樣細心以防禦褻聖者的。

這種嘗試，以及這樣的成功，此刻在他的眼中似乎是不敬而且褻瀆，於是他想道——

“假如這裏真有法老王，他一定要從臥榻上起來用他的寶杖打我了！”

一瞬之間，他很想永遠的重放下這想用來隱藏這古代已死文化的屍身的石屏。但是那位博士却另有他的思想。被他科學的熱忱所統治，他突然高聲的喊道：

“我的天，這石槨一點也不曾經人動過！”

這一句話使得我們的王爵又回到了他實現的生活中。由於心上輕微的一下飛躍，他又越過了沉思中所造成的時代，於是回答道：

“老實說，這可真的是，我的好博士，真的是未經人動過的麼？”

“不曾聽見過的好幸運，絕妙的機會，空前無比的寶獲！”博士繼續的說，帶着一種深沉淹博的快樂。

亞季羅波洛斯，見着博士這樣的高興，不禁生平第一次的感到了一種懊悔。他此刻很心想他該討更大一些的代價。他對他自己說他真是呆子，他在這次交易中將好處全給這少年王爵得去。他幾次的自決在未來任何同樣的交易中他一定要多沾一些利益。

爲了增加欣賞這發現的快樂，農夫們此刻將所有的火把都點了起來。在這通到安睡着石槨的密室和甬道中，於是景象便奇異而輝煌。雖然羅弗歐斯和愛凡德王爵久已見慣了古埃及殯葬藝術的盛況，但是他們仍沉迷在驚嘆中。

這樣亮着，於是這金色的廳堂，竟或是第一次，便現出了牠壁畫明亮的色彩。紅的，藍的，綠的，白的花紋和象形文字，從金漆的背景上射出了一種處女般的鮮豔。

中部是一座龐大的石槨，是一塊巨大的黑色火成巖所形成，上面覆着一塊同樣質料的圓形的蓋。獨石柱的四面都雕了極細的花紋，都像戒指寶石上的雕刻一樣的精細。

石槨的角上有四隻有彫刻蓋子的玉石瓶。這四隻瓶裏都藏着有這位木乃伊內臟的一部，在石槨的頂上有一尊阿賽萊斯的神像，似乎在守護着這位永眠的死者。

“打開這石槨，”王爵說，“但是你們用槓桿時要小心，因為我想將這座墳，一毫不損的，贈給英國博物院去。”

當那棺蓋終於揭起了之後，羅弗歐斯博士大為驚異，因為從纏捲的形式和沒有阿賽萊斯式的鬍鬚上看來，這包裹着的屍體一定是一位婦人。那希臘人也現出詫異的神氣。這實在是他悠長的經驗中所罕見的事，因為這畢邦馬羅村正是古狄比斯的寢地，所有的墳墓都是屬於皇帝的。皇后的寢宮是在較遠的另一個山谷中。況且，后妃的寢宮建築非常簡單，通常祇有一兩間墓室。就是在死喪上，婦人也是看待得比男人低賤。一大部份這類的墳墓，好久就被人掘過了，現在都視作是殘缺的或薰製不良的木乃伊的收藏所。

“這一來”博士說，“擾昏了我一切의思想和學

理，推翻了埃及人數千年兢兢遵守着的根深蒂固的殯葬儀式！……我們此刻是與古代一些失傳的習俗和遭遇面面相對；歷史失散中的神祕。一位婦人曾經登過法老王的寶座，曾經統治過全埃及。假如我們肯信任這紀念牌上的字蹟，這是很古的，這婦人的名字便是：

泰娥西。

難道這位婦人是篡奪了一座墳墓和王位麼？”

“這一切的疑問都祇有你一人才能解決，”愛凡德王爵說。“讓我們將這一座神祕和祕密之箱搬到船上去，你可以在那裏舒徐的去解決，甚至可以弄得同張波立翁並美。”

因此農夫們便動手將棺槨運到船上去。

將墳墓裏所發現的一切物件都安排在棺槨的四週之後，亞季羅波洛斯便恭敬的立在船艙的門口，顯出要使人注意的神氣。愛凡德王爵明白他的用意，便連忙將酬勞金付給他。

棺槨安置在船艙的居中，彩爛輝煌好像是昨天剛才髹漆的一樣。這是按着裏面木乃伊的形象

而製。在古埃及的境地內，在牠悠長的歷史中，對於死的孩子永眠的安置，真是再沒有比這個更好的。木乃伊的內棺將頭部和肩部襯出，使你彷彿可以見到這渾厚彩色的棺柩之下的一個年輕優美的身軀。那金製的覆在臉上的面具，帶着她長形的埃及式的眼睛，四週都沿着黑色和琺瑯；那優美隆準的鼻子，豐滿的兩頰和厚的嘴唇，似乎仍展着那斯芬克式的不可言狀的微笑；那微彎的下頰——這一切都向見到的人現出了一個理想中埃及婦人最純潔的形象，再加上那許多有特徵的小部份，這種不是由藝術上虛構出來的，便將一副獨有的姿容清晰的顯露了出來。一叢梳得緊緊的鬚髮在面具兩旁豐滿的垂着。

一方精金和琺瑯的大的胸鎧繞着咽喉的下部，接下去更有許多排，將兩堆金山一樣的堅實的乳部顯了出來。纏胸帶上有許多象形文字，內中尤其顯著的是 Tau，這用來象徵不朽的最神祕的記號。另一根寫遍了字的長帶更從胸部一直纏到腳下。這上面所寫的，或者是當日殯葬的儀式，或者

是這死美人的名號和品質。羅弗歐斯預備日後將這一切都翻譯出來。

所有的文字和圖畫，從牠們的形象和風格上，線條和色彩上，在一位埃及學家有訓練的眼中看來，知道這都是埃及藝術最美麗的一個時期中的。

王爵和博士，此刻將木乃伊從內棺取出，將她靠在船艙的一面牆上。這實在是一幕奇觀。這纏着布覆着金面具的死人，好像是現形的鬼魂一般的直立着，在山腹中雪花巖的石牀上死挺了那許多時日，如今竟又裝出活的姿勢來了。死者的靈魂深信她的遺體可以獲到永遠的安眠，假如她知道那一切防備她寢宮被擾的設備此刻都化爲無用，她恐怕一定要深深的感喟了！

“好一種臨終的美麗的裝飾，”羅弗歐斯凝望着這木乃伊說。“裹在這因了年代湮久和香料薰黃的布匹裏面的是一位年輕的婦人，這已是毋庸置疑的事了。與古埃及人比較之下，我們才是真正的野蠻人，爲一種粗魯的生活所把持，對於死的尊嚴和美麗毫沒有一點優美的感覺。在他們這種極細的

珍視中，這種無止的留意中，這種沒有一個人要去享受的毫無用途的舉動中，這裏面流露着有多少溫存惋惜和愛情！這是一種對於死的，這就是對於整個的毀滅的一種爭鬥，想從這裏面將他們所敬愛的人的形體保留起來；以寡敵衆的想將一切東西都按原來的形象保存好，以待萬象更新的一天，他的靈魂可以仍舊附到身體上去。”

“或者”，愛凡德王爵回答說，“我們今日的文明不過是一種衰落。我們僅是可笑的誇耀着近日的一些新發明，一點不去想到古埃及的那種龐大的光華。我們雖然發明了蒸氣，但是這種較之埃及人建金字塔，將整個的山巖掘空，將石山彫成斯芬克斯和石柱，能防禦脆弱的屍身避免時間的摧殘，比起來實在渺小得很。這班人都有“遠大的眼光，而且能在生活和藝術上將他們表現出來，”

“啊，”羅弗歐斯接了下去，“埃及人都是可欽佩的藝術家學者和教士，但是我們終於能將他們的祕密揭開……來，讓我們來小心翼翼的解開這年少的美人。”

“可憐的女士！”少年王爵低聲的說。“褻瀆的眼睛要來看見甚或愛神也不會見過的東西了。藉了科學的名義，我們都同堪伯西斯的波斯人一樣野蠻。”

博士解開纏在屍身上的布帶，於是，最後的障礙既去，這少年婦人便現出了她純潔的美麗的裸體，雖然經過了許多時代，依然保持着她原有輪廓的豐滿和她純潔線條的優美。她的體態，在木乃伊之中少見的，正是密羅的委納斯的體態，好像那位薰香的聖手想從這可愛的形象上驅去那死人僵直的和憂鬱的姿勢。

兩人同時讚嘆的喊了一聲。希臘和羅馬的雕像從不會在人們的眼中有過這樣苗條的一種形像。古埃及理想中美人特有的美麗，都整個的保留着，這一種輕盈的曲線是古雕刻中所少有的。那優美的兩手和雙足，琥珀一樣潤滑的指甲；那胸部的覆杯，嬌小而高聳；大腿和臀部的圓潤；那曼長的腿，令人想起已死的女優和舞俑的優秀——一切的風度都是少女的優秀，可是同時又有成年婦人

幻想，那見了一位有名的美人的彫像或畫像時所常會引起的：他想着，假如他能生在那種古代，他一定會要愛她。他這樣想着，於是他的思想，這屬靈的，便飄飄的好像要騰入太空向她的靈魂去訴說。

羅弗歐斯，比較不浪漫的，在那裏編着這一切寶石珠玉的目錄。愛凡德不主張將這些珠寶移動；從一位已死的婦人身上取下她的珠寶，這不啻就是使她再一次！

突然，一捲古埃及人書寫用的紙草，藏在死婦人手臂下的，觸着了博士的視線。

“我的天，”他極有精神的說，我們終於得到亞季羅波洛斯的好處了。這還是人們第一次的發現埃及人的手稿除了僧侶的經咒之外還有旁的記載。啊，你這可愛的死東西，我要將這些譯出來揭盡你的祕密！況且，這樣一來，我便可以滿被光榮和張波立翁齊名。至於李布西歐斯，他恐怕要嫉妬死了！”

的圓熟和美滿。在瀝青和鈉中浸過的木乃伊向來都是烏黑的。雖不致於分解，但是一切生動的表現都消失了。他們雖不會化成灰土，但是都焦黑而僵硬了，變成一種使人一見就恐怖厭惡的討厭的形狀。可是現在的一個，以極鉅的代價和細心纏製過的，却差不多保住了原有的顏色和神氣。我們在泰登和喬阿季利兩位畫家的作品上所讚嘆的那種溫暖的琥珀色的肉體，這位可愛的埃及少婦生前的顏色大約一定是這樣。面部現着睡容，但這已經是三千年的長睡了。她的身體差不多全被精緻的黃金寶石珠玉所遮滿。

面對着一位生在歷史和牠的記載還在縹渺不清的時代中的光榮的人，這實在令人要生出一種奇怪的情感。一位美麗的或者是同摩西聖人同時代的人物，而她青春的光榮現在仍能保持着。試想，摸一下那或者被法老王吻過的小手，那較之她的王祚和紀念碑花崗石還經久的頭髮！

見了這可愛的婦人的裸體：這在她的時代曾經后馭天下的，這位少年王爵感到了一種追溯的

於是他們回到歐洲，這木乃伊便放在林肯郡愛凡德王爵的花園中。這王爵時常望了棺柩，夢想着……希望着。經過了很久的研究之後，羅弗歐斯博士便將紙草上所寫的譯了出來，此刻這下面所載的便是。

第 一 章

阿發城——是百門的狄比斯，或者狄勒斯波立斯麥加拿城的埃及名——似乎在烈日的燄威之下躺着睡熟了。這時正是正午。從灰黃天空射下的白熱的日光，映着一方熱暈過去了的大地。太陽像擦亮了的金屬體一樣的閃耀着，建築物脚下祇有很少的陰影可見——僅是一條淡淡的青色的帶。斜面的房屋，熱得發亮像是爐裏的磚頭一樣。所有的門都關着，窗口上也看不見有一個人頭。石碑明晰的尖頂，在空街的盡頭和露台上顯立着。宮殿和廟宇也隨處可以窺見，石柱的柱石上有時彫着埃及特有的人形，有時彫着蓮花。鱗皮的棕櫚不時可以

從花園的牆上見到，在空中搖着牠扇格的大葉。輕易難見的納哈西族的奴隸，黝黑的皮膚猩猩一樣的臉，冒着烈日去汲尼羅河的水。

這一天雖然是這樣的熱，狄比斯城裏的人並沒有都入睡。從一所宏偉的宮殿牆內，可以聽見有低微的樂聲傳出。好像是給這渾厚的宮牆所竊窺了一般，這樂聲有一種異乎尋常的甜美。這是一首半憂半鬱，樂中帶苦的歌兒，用來表現身體上的疲乏和愛情上的厭倦的。倚了宮牆，作苦工的奴隸們竟忘記了主人的鞭撻，都來靜聽這蘊蓄着無限傷心事的歌聲——失去了的故鄉，永遠不能實現的夢境，決裂了的愛情和無從抵禦的命運的阻礙……。

這所宮殿裏的一間房內，靠着牆，有一張形象奇異的躺榻，彫着一隻牛形。房間的中部有一張貴重木料的小桌，上面排列着各種梳裝用具。靠近這張小桌，在一張桌椅上，坐了一位美麗非常的少女，帶着一種憂鬱和無聊奈的神氣。她的體態正是理想中的優美，純粹的埃及式，彫刻師想要製作愛

威斯和哈梭的神像時，便時常的會想着了她。黃金與玫瑰渲染着她皮膚蒼白的顏色。她的長而黑的阿賽萊斯式的眼睛，因修飾顯得更長。長毛重睫大而濃黑的眼睛，配在張嬌小幾乎是孩子般的臉上，現着有一種奇異的表現。露着白牙的半啓的嘴唇，正在那裏微微的笑着。她的鼻子面頰和下頰優美的線條，使得全面部都有一種甜蜜優雅和非常動人的表現。她是盛裝而且滿綴了珠寶。她的芳名是泰娥西。一位年輕的箏女正跪在她的身旁奏着一張九絃的大箏。她的後面還有一位樂手，其餘的一個在一面小鼓上拍着音樂的節奏。

箏女正唱着一隻淒婉的歌兒，旁人都用甜蜜的聲音和着。歌詞表現的是朦朧的希望，諱莫如深的悔怨，不知名的愛情和因了命運與天神的殘酷而起的膜膜的不快。

泰娥西一隻手倚在榻上，用一種自尋煩惱的神氣聽着這音樂的歌聲。有時她幽聲長嘆；有時眼淚湧了上來，她便緊咬着下唇。

“沙朵，”她喊了起來，拍着手吩咐靜默，“你的

歌聲像沉重的香料一般的使人不振，同時還使人心傷。”

“我的公主，”箏女回答說，“詩人與音樂家是明瞭一切事的；神們將許多隱蔽的事都給他們顯示。但是假若我的歌聲曾使你不快，好，讓我來重奏一隻更歡樂一些的罷。”於是沙朵用一種歡樂的神氣撥動箏絃，唱起一隻讚美醇酒，稱譽香的美麗與舞蹈的迷人的歌兒。

在樂聲悠揚的起落中，泰蛾西旁的侍從都隨聲舞了起來。

可是沙朵的樂聲祇有更增加了泰蛾西的憂鬱，於是她便伏在她心腹的胸上嗚咽了起來：

“啊！我可憐的諾孚，我好憂傷而不幸嘍！”

第二章

諾孚做出一種懂事的表示；她知道有心腹話要對她說了。箏手舞女以及旁的侍從都立刻屏退。於是這位心腹女侍使用一種溫柔諂媚的聲音說

道：

“我親愛的公主，究竟是什麼磨難着你，竟使你這般的憂愁和不快？你難道不正是年輕美貌，天下最美麗的人都在嫉妒你，逍遙自在，而你的父王，那伯特磨洛夫大法師，遺骸此刻是安眠在一所華貴寢宮中的，給你遺下了鉅大的財產任你揮霍的麼？你的宮殿是美麗，你的花園是廣闊而且沃腴着清冽的泉水。你的箱中藏着大宗的珍寶，你的華服正同無量歲月一樣的屈指難數。然而你的心，這正應該像愛神氣的蓮花一樣欣榮怒放的，現在竟憂愁而緊閉着！”

泰娥西回答諾孚說：“是的，諸神確是恩眷了我。但是假如一個人正缺少了她深心唯一所希望的一件東西，那其餘的一切又有什麼足貴？……祇要有一件希望不能實現，這便使得一位富人在他的宮中正窮得同奴婢和黑奴一樣……。”

諾孚帶着一種諷嘲的神氣微笑着。

“啊，公主，你的任何微細的想望，難道還會有不能立刻實現的可能麼？假如你心想一件美麗的

首飾，藝匠便立刻會替你製好……衣服，香料，花朵，以及任何山珍海味，凡是你想的都立刻會實現。你的分散在費拿和黑利波利斯的奴僕，都在搜尋着稀奇和可愛的東西想來娛樂你。假如你所要的東西在埃及國內尋不着，旅行商人也會從天涯地角找了來獻給你的！”

秦蛾西搖着她美麗的頭，顯然不耐聽她女侍所講的一切。

“原諒我，公主，”諾孚說，曉得自己弄差了。“啊，我簡直忘記法老王到上愛代阿比亞去遠征已經有四個月，而那一位美貌的軍官也隨駕一同去了。他武裝起來多麼煥發——美貌，年輕，英武。”

秦蛾西羞紅了臉，但是並不開口也不去阻止她的女侍。

“公主，你的不快立刻就可消滅。一個驛差正宣稱法老王在今天日落之前就可返駕。什麼人都去拜觀這一次的凱旋了。你可高興撇下煩悶，也去參加這盛典麼？亞謨西斯會見了你向你微笑，你便能滿心快樂的回來了。”

“亞謨西斯確是愛我；但是我却不愛亞謨西斯。”泰娥西說。

“這正是聖潔處女的口氣，”諾孚回答說，她不相信泰娥西所講的是真話。因為亞謨西斯確是一位毫無瑕差的美男子。但是泰娥西確是不愛他，她便老實的向她心腹的女侍說。

泰娥西想起了一件她不會向諾孚說出來的主意。她站起來抖去自己的鬱悶，吩咐諾孚準備一切到外面去。泰娥西的宮殿同尼羅河僅隔一座花園。諾孚和旁的侍從跟隨着，泰娥西便從綠蔭路上一直向碼頭走去。這一天什麼人都尼羅河走去——埃及人，黑人，紫銅色的愛代阿比亞人，亞細亞人，比那加教徒和旁的一切。

在這樣的人羣中，許多兵士貴族和剃光了頭的僧侶都莊嚴的向前走去。背了孩子的婦人們沿了牆邊蠕動着。貴族階級的婦人，滿戴了珠寶穿着半透明的長袍，好幾個奴僕擁護着，驕傲的緩緩走過。她們經過的時候，身上散出鮮花和各種香料的香氣。愛代阿比亞人抬的躺轎，步伐整齊而迅速，

也從這裏經過。

尼羅河上發生了一種異乎尋常的景象——雖然那麼廣闊，但是佈遍了埃及所有的各式各樣的船隻。泰蛾西走下了她自己裝飾華美的私艇。不久渡到彼岸，她的車馬也早就準備好在等待着。諾孚握起駕車白牛的繮繩領導車輛，泰蛾西不動的坐在一旁。在這美麗的車上，這兩位少女湊成了可愛的一對。

河這邊居民所謂的馬謨尼亞區和旁的村落都快到了，每一分鐘都增加了更多的看熱鬧的人。狄彼斯這邊的冷落，好像是一位勝利者跑來突然將所有的居民都擄去了一樣。

這條河四面的景物也是更值得一賞的。在油綠的棕櫚葉中，湧起了光彩生動的別墅·涼屋，宮邸和園亭，周圍都繞着無花果樹和含羞草。泉水中反映着太陽和纏在架上的葡萄。然後你便可以看見羅西斯眉蒙宮的龐大的側影，再向北過去便是兩座木然無情的巨神，阿米羅弗歐入口之前的山石彫成的人形，這一半遮住了羅西斯歐和更遠的

大法師的墳墓，但是馬尼白達的宮殿却還可以望見。

泰西略不經意的望着這些她見慣了的景物，眼中毫無一點羨慕的表現。但是經過一所幾乎隱在綠樹中的房屋時，她却振起精神，開始向憑欄上尋找一位她所素識而滿心希望着的人物。

一位魁梧的少年人正依了憑欄的石柱不經意的望着擁擠的河面。但是他湛鬱的眼睛却不曾注視到坐了諾孚和泰蛾西的車上。可是伯特磨洛夫女兒的小手却緊張的抓着車前的扶手，面頰蒼白，因此她便將臉埋到胸前的蓮花球中去。

第三章

諾孚雖然素來機警，但是這一次這個不知名的人對於她公主所生的影響，她却沒有注意到。她不會見到那蒼白的臉，繼之一陣羞紅，那突然活亮起來了的眼睛，那一起一伏的胸部。確實的，她全部的注意都用在駕馭車輛上去了，這確是不容易

的事，在這愈擠愈厚的想來看法老王凱旋的閑人中。

她們的車子終於達到目的地了，那特選的一塊預備供軍士操演用的空場。在奴僕們給她們佔好了的地方，秦蛾西和諾孚，她們此刻聽見了一種沉重強有力的聲音，好像是海的奔騰一樣，這可以聽出是從遠方來的，但是牠却將眼前羣衆的喧聲壓下。不久，兵車特有的一種飛馳的聲音也可以聽到了，接着又是步兵整齊的步伐。一陣塵霧湧了起來。這是前進着的軍隊發出的，都來飛揚在成千成萬觀衆的頭上。

喧聲愈見增加。塵霧閃開，一隊成百的音樂師走進了廣場中，這一來使旁觀的人很滿意，因為他們雖然十分尊敬法老王，但是在這烈日之下也感到站得疲倦了，這曬得除了埃及人的鐵頭之外什麼頭也要溶去了的烈日。

先鋒音樂隊停止前進了，於是教士，狄比斯紳士的代表，都前來排着恭候。這音樂隊，幾乎自身就是一小排軍隊，是由大鼓，手鼓，喇叭，響器和三角

鑼所組成。

成羣的俘虜，男男女女，兵士監視着鎖着，現在也可以見到了，接着就是太監，其後又是一位傳報官，他宣佈着法老王的勝利，他的俘虜，他的戰利品和克服的城池人民。最後法老王自身終於到了，前面是引導着教士和提爐，就在此刻，有一件可注意的事發生了……法老王的御轎向來是高抬在人頭之上的，但是經過秦娥西和諾孚站立的地方時，他的轎子竟和這可愛的少女一樣平了起來。法老王銳利陰沉的目光緩緩的注視到她的身上。但是他並不再掉轉頭來；他臉上的神色也分毫不動；確實的，這張臉真像一副木乃伊的金面具。可是，這陰沉的眼睛清晰的看見了秦娥西，一縷希冀的火光從這上面閃了出來。他將手一舉，向他旁邊的侍臣做了一個手勢。這人隨着向伯特磨洛夫的女兒望了一眼——一望之下他就明白了法老王的旨意。

第四章

威嚴的法老王回到了宮中，宮殿就在羣衆歡迎的地點不遠，尼羅河的左岸。

在透明的黝藍的夜色中，這雄峻的宮殿似乎比尋常更加龐大了起來，他的崇角似乎更威嚴的從背景中嶄露着。一種無上的絕對的權力，似乎本身就和這一帶宮殿附連着：永遠二字對於牠效力，你會要這樣想：僅能像一滴水滴在一塊大理石上的效力一樣。

侍臣環繞着，法老王在宮中休息娛樂，聽着音樂，看着舞跳。但是他對於任何人任何東西沒有一點高興的表示，一句話也不講的就退回他自己的私室裏去。私室門口木立着一位侍臣，他就是在返駕途中受了手勢吩咐的。這人躬身說道：

“啊，諸神喜愛的法老王，我離開陛下，一隻小舟渡過了尼羅河。我追隨着你天顏所眷顧了的婦人的車子……她的名字叫泰娥西，是伯特磨洛夫

法師的女兒。”

法老王微笑着，說他滿意了。於是他就重重的獎賞了這侍臣。

第 五 章

波尼的別業坐落在尼羅河的左岸，這一位少年貴族，就是在法老王凱旋的一天，悠閒的憑在他的涼台上，當泰蛾西的車子從下面經過時，那麼吸住了她夢想着的眼睛的。他的這一部產業確實不錯，是同時包含了別墅和農舍。石牆裏面圍着花園穀倉等等。一共有三個入口，靠牆建了一座亭子可以望見花園的景緻和街路。這所花亭不像狄比斯富人家一般的樣式。牠的建築是能獲着了一種輕盈的幽雅，鄉村風的新鮮和簡樸，這就是說，能與遠離城市的安靜豐滿的生活相調和。房屋的第一層是有很多石柱的迴廊。這可以四面飽受天風。全部的建築都用彩色髹漆——幽雅快樂的光暗，石柱柱頭的蓮花飾是用藍色間着玫瑰和綠色。花亭

四週的土地都收拾過，散佈蕃殖着花果和樹木。

這廣大的林園，照在太陽光下，顯着有一種歡樂的，甜蜜的休憩和幸福的神氣。樹葉的綠色是那麼煥耀，花枝是那麼繁茂，空氣和陽光是那麼慷慨的浴着這膏油一般的四週。

這樣的地方，有些人簡直要說是地上的埃甸樂園，是一所建了以備實現自己夢境的建築……可是此刻亭子的門開了，波尼立在階石上。雖然他也是埃及式樣打扮，但是他的態度並不現出習俗的意味。你可以看出他並不是住在尼羅河的本地人。那小小的鷹鉤鼻，雙頰，優美的嘴唇，面部的輪廓，都與一般埃及人普通的面貌顯然不同。況且，他的面色是一種溫暖的橄欖色，眼睛是深藍。他正有一種不輕有的男性美，因此伯特磨洛夫的女兒見了他便止不住心動。自從第一次見了他倚在他慣倚的涼台欄杆上後，她已經有好多次重行駕車從這下面經過了。

可是，這是值得一說的，雖然秦娥西穿了她最好的衣服，帶上了一方鑽石的胸飾和其他的珠寶，

雖然她竭力的想引動，波尼並不曾對她表示一些微的注意……。

不過，泰蛾西確是極美麗，這花園主人所漠視或鄙視的好處，却引動了法老王自己。爲了這一種愛，這埃及一切上下的主宰可以捨了他宮中最美麗的婦人；可以捨了他成羣的俘虜；可以捨了他的金瓶和寶箱，他的戰車，他的軍隊，他的王位，最後，最大的，甚至可以捨了他的墳墓，這成千成萬的奴隸盡了畢生之力建成的！……

啊，在這東方的世界，在這稍涼的地方可以吸到火一樣的風，在這膏油似乎是隨了日光雨露夜風一同降下的地方，愛情的滋味是另有一種的。因爲這在心裏流着的並不僅是溫熱的血，正是流質的火燄：可愛的泰蛾西仍是沉悶而抑鬱，雖然她吸着香料繞着鮮花——她自己就是一朵鮮花——吸着想使她遺忘的東西。音樂使她厭倦，或者將她的愛情培植得太盛了，引起她痛苦的感覺，使她的心痛和意念更深。她對於奴婢和朋友們的跳舞不再感到樂趣了；到了夜間，睡神也不再來，或者來了

一霎又飛走。嘆息着咽噎着，帶着沉重的頭漲痛的咽噎，她便祇得離開她美麗的臥榻，去躺在大理石的地板上，好像想吸飲牠的寂靜和清涼。

法老王凱旋後的一晚，泰蛾西感到自己是這般的不快樂，是這般的無意生存，她覺得自己若不再大大的下一個決心，她一定會就這樣奄奄的愁煞。於是她簡單的裝束一下，等到天剛破曉，也不讓誰爭聽見，自己便悄悄的偷渡到河那邊去。戰慄着，兩手掩在心上，她便向波尼的亭園走來。

此刻已經是天明了，大門敞開着放出各樣的車輛和到牧場上去的牲畜。泰蛾西向裏面走去，在門口遇見了波尼。

她哀求似的俯身將頭低下，這或者比她嚴妝盛飾坐在華屋裏顯得更可愛了。她的胸口起伏着，眼淚從她慘白柔嫩的頰上滴下。

“進來，”波尼說，“不必害怕的進來。我請你進來。”

第六章

秦蛾西受了波尼這樣客氣言語的鼓勵，她抬身站了起來。

一陣紅潮湧上了她的雙頰；她一面有些驚喜，一面又有些害羞了。她想到愛之神使她所做出的這樣異怪的行動，她臉紅了，於是立在夢中她時常經過的這門限上，她不禁趨起了起來。她的情感牽攝着她，噎住了她待要說出口的話。到了實現的面前，她的夢兒反而是啞默不會開口的了。

這少年貴族以爲秦蛾西不肯再走進來僅是爲了膽怯，這不幸的侶伴，於是他便用和悅的聲音向她說道：

“進來，年少的姑娘，而且不必這般的驚戰。我的家是很足以蔭庇你的。假如你此刻已經疲乏，先休息一下好了。假如你是餓或者口渴，我的奴僕會給你拿食物來。”

於是伯特磨洛夫的女兒，受了這幾句言語的

鼓勵，便走進了這用鄉村簡潔的風格裝飾着的大宅。

波尼自己先坐了下來，秦蛾西正坐在他的前面。他的眼睛含着仁愛的詢問向她望着。

這樣坐着，她似乎十分的柔媚動人。繞在她頭上的紗障落到後面去了，露出了她頭髮豐滿的髮鬟和她甜靜憂鬱的臉兒。她的沒有袖管的外衣將她的手臂一直露到肘上，以便她可以動作自如。

“我是波尼，”他說，“御產的總監。”

“我是荷娜，”這位姑娘惶造的說。“我的父母都死了。他們遺下的東西僅夠給他們營葬。我此刻是孤身一人，沒有人扶助。但是假若你肯救助我，我也能回報你的盛情。我能縫紉唱歌，能跳舞能奏銀箏。”

“荷娜，波尼的家中歡迎你，”這就是秦蛾西聽到的回答。“你在我這裏可以獲到，不致辛苦，因為你看來似乎很纖弱，一個適合於享過許多安靜生活的少女的位置。在我的奴僕中有幾個年輕的姑娘，可愛而且都是受過良好訓練的，她們可以為你

作伴。她們會將這屋裏生活的秩序告訴給你聽。來日方長，日後你或者會交到好運。假如沒有，也安安靜靜留在這裏。神所遺下的是妙不可測的。”

波尼隨即站了起來，好像藉此避去這假名荷娜的姑娘對他的懇謝。他向她的脚前伏下。

“暫且留在這裏，”波尼說，“且待我給你預備下一間住房。我吩咐他們給你送食物來。”

他離開她走了，秦娥西的眼睛盡力的向他追隨着。

一個僕人走來，給她送來食物藥品涼水。

秦娥西並不覺得饑餓，但是她却裝做餓的樣子，焦渴的將涼水喝着。

僕人走了，她又開始沉思起來。年輕而可愛的頭腦中交馳着百樣矛盾的思想。

有些時，這正是一位純潔的少女該想到的，她又懊悔這樣越軌外的行動；有些時，這正是在愛的沉醉中的人所感到的，她又讚美着她的這種步驟。

“我現在是住在波尼的家裏了，現在可以每天見到他聽到他的聲音。可是他……在我華服盛妝，

坐在馬車裏，圍繞着奴僕，從他門前經過的時候他還不注意我的他，他此刻會看上我這個裝飾簡單，受着他憐憫的哀告者麼？”

她停住向四面望了一下，於是她又接着想了下去。

“我的華美的裝飾所不能使他心動的，我的憂傷當然是更無效了。或者，這也說不定，我是很醜的，諾孚所說在尼羅河的兩岸沒有一個人比她公主更可愛的話，不過是向我獻媚的話，不；我知道我確是好看。男性們那種對我熱烈的眼睛已經向我說過幾千遍了，而我從婦人們對我的嫉視上也可以看出。波尼能不能愛我，會不會愛我？任我怎樣假扮，誰也會認出我的。”

這些設想滅消了秦娥西的勇氣，然後她又突然一時穎悟起來，看出她的美麗，她的青春，她的愛，終久有一天會戰勝波尼冷靜的心懷。她要竭力淑靜，使人注意，竭力向他奉承，竭力使她簡單的裝飾能嫵媚動人，她知道他終不能永久向她抵抗。然後她便要向他說明，他的這個謙卑的奴僕正是

出身高貴，有奴僕，有田地，有房屋……然後——所有的便會是夢想中的生活，榮華光耀到永遠。

“最緊要的還是要先使他覺得我好看才行。”她說。她將臉部，頸項和肩背都洗淨，又插上幾支蓮花。然後她便在園亭的門口等着波尼。泰蛾西望着眼前可愛的景緻快樂的遐想着，她覺得在這美麗的屋內，在這週遭的花香中受着旁人的愛一定是十分的有趣。

波尼進來預備在正午的炎熱中休息一下。她向前走了幾步，但是他吩咐她不要動，說道：

“荷娜，你對我說你能奏樂的。那麼，將那個小箏拿來，給我唱一曲古雅的小歌，甜美而優雅，曲調而且要非常的和緩。睡中是充滿了美好的夢兒的，這該用音樂來陪伴着牠。”

這位大法師的女兒就拿起樂器弄了起來，然後唱了一曲古埃及的情歌——往昔的一些渺茫的嘆息，伴着甜蜜的動人的音樂。

“實在的，你已盡力將你什麼都告訴我了，”波尼說，“你正同一位音樂妙手一樣的了解這些可愛

的歌曲。你的臉也不同我以前見你時的一樣：另一個婦人似乎從這個婦人後面隱隱的現了出來，正像幕後的微光一樣。你到底是誰？”

“我是荷娜，”泰蛾西不忠實的回答說。“我不是已經將我的歷史告訴你了麼？我是窮，難道我也該生得醜惡討人厭？你究竟還要不要我再往下唱去？”

“是的：再將那甜蜜的調兒唱一遍。這使我神游而撫慰。我請你，再唱一遍，一直到睡神來了息下我的眼睛。”

他不久就睡着了。泰蛾西籌思了好久，而且從他的靜默和俊美上獲得了勇氣和奢念，於是她就將手掩在心上，在他的臉上吻了一下。然後他立刻又羞又驚的站了起來。

睡中人在生與夢神祕的情況中，微微有一點感到了泰蛾西柔滑溫暖的嘴唇。他嘆息着動了一動，於是她聽見他說着：“露，啊，露，最可愛的露。”但是這幾句是用希伯來文說的，這使埃及的姑娘聽了是完全的不懂。因此她就拿起了一柄羽毛扇，

向着這可愛的睡中人來往的拂着，一面害怕，一面又希望他能不久就醒來再和她談話。

第七章

秦蛾西溜到波尼的這天早上。天大亮了以後，睡在她女主人腳下一張小榻上的諾孚，很詫異她主人爲什麼不按素來的習慣拍手喊她。她爬了起來，發現她女主人的榻上已經空着。秦蛾西不需要女侍們替她穿衣理髮洒香水就起身是很少有的。

諾孚在迴廊下，花園裏，涼亭中找遍了以後，她才真的驚異起來，驚動了全屋的人。秦蛾西確是不再在家裏。有一位老僕人很聰明的提出搜尋門外沙路上足跡的計策。一道纖細的腳走過的痕跡發現了。最後，秦蛾西實際上離開時所走的那一條路已經證實。但是不久什麼依憑又都失去。河岸上沒有一點痕跡可尋。載她渡河的船夫還沒有回來；旁的船夫都在睡中，他們都說不曾聽見也不曾看見什麼。祇有一個人說，他看見一個婦人，衣服穿

得很壞，顯然是貧民，天亮時曾經渡河到米馬尼亞區去，這無疑的是去料理關於喪葬的事。這看來既然與美麗的泰娥西毫不相關，於是便使得諾孚和蘇漢，那老僕人，不再找到他們可愛的女主人的蹤跡了。他們重行回到家裏，憂愁而失望。僕人和旁的奴隸都用極深湛哀感的態度坐在地上，一隻手按着頭，一隻手向天，他們都很沉痛的喊着——

“啊，不幸！我們的女主人是不見了！”

“憑阿姆起誓，我一定要找着她，”老僕人蘇漢說，“即使找到天邊地角。她是頂好的一位女主人。她使我們有豐滿的食料，她不使我們過勞，也不苛待。她壓在我們項上的小腳是不重的，在她的家內，奴隸感到和自由的人一樣。”

“不幸！不幸，不幸！”低了頭，男的和女的這樣喊着。

“天哪！親愛的主人，誰能知道你此刻在那裏？”那忠誠的僕人說，眼淚掉了下來。“或者是一位妖人用法術將你攝去了。或者你不會再看到你父親的屍身，伯特礮洛夫大法師，那睡在特建的寢堂

裏的！”

“你自己先心定一點，諾孚，”蘇漢說，“我們不要失望得太快了。泰蛾西或者會立刻就回來。她或者是偶然順了她自己的遐想，我們不久就會看見她笑着回來，手裏握滿了花。”

扶着眼睛，諾孚同意他的話，希望着事情真能是這樣。蘇漢自己坐下，雙手捧着額，現出沉思的表示。他的棕紅色的臉，深陷的眼睛和高起的顴骨，使他的神情稀奇而古怪。他的沉思的結果，諾孚那樣熱烈期待着的，是這樣——

“諾孚，伯特磨洛夫的女兒，是已經陷在愛的熱情中了。”

“誰向你說的？”諾孚這樣問，她自信祇有她自己一人能知道她主人的心事。

“誰也不會說。但是泰蛾西是很美麗的。尼羅河水一年一度的漲落，她已經見過十六次了，而十六正是象徵快樂的數目。近來有很多次，她在出人意外的時候請音樂師奏樂，好像要藉此平靜她不安定的心懷。”

“你說得對，你衰老的腦殼內確是還有點聰明。但是你怎樣會知道婦人們的事，你這祇知道澆花，將東西拿來拿去的人？”

那老僕人微笑了一下，好像藉此表示他並不會永是這樣衰老而不自由的。

爲蘇漢的提示所挑動，諾孚立刻想到了那俊美的亞謨西斯，法老王的隨員。因爲她自己愛他，她便推想她女主人或者也會愛她。

她穿好衣服，向這位隨員的寓所走去，自己想着一定可以在那裏找到可愛的泰蛾西。

這少年隨員，他是認識諾孚的，一見了他，便快樂的向她招呼。他想諾孚或者是爲泰蛾西帶什麼信息來給他的，雖然泰蛾西從不會對他望過一眼。但是美貌的男子是常常容易這樣自信所有的婦人都是向自己崇拜的。他自己站了起來向她走去，她的不安定的眼睛正向滿屋搜尋着。

“你怎樣會來的，諾孚？”亞謨西斯說，見着這位女侍儘是有心事似的不開口。“你的女主人平安麼？我在法老王凱旋日所見的是她麼？”

“假若我的女主人是平安的，你便該和旁的埃及人一樣知道，”諾孚回答說。“因為她已經一言不留的不見了，而她所擇的藏匿的地方我敢起誓說你一定會知道。”

“他已經不見……從她的家裏溜走了，你是這樣說麼？”亞謨西斯喊了起來，真的驚異了。

“我相信她是愛你的，”諾孚說。“少女們是時常會突然心動的，而且不論是教養得怎樣好，怎樣尊貴有錢，她們的頭是常常會立刻掉過去的。但是，她是真的不在此地麼？”

“祇有無所不知，無所不見的老天才知道她究竟在那裏。她不會到此地來過。假如你願意，你不妨搜尋一下；屋內的每一間房你都可以去找一下。”

“亞謨西斯，我信任你；我此刻回去了。我知道假如泰蛾西是在此地，你是不會向忠誠的諾孚隱瞞的，因為她所最樂意的便是為她的女主人在愛情或旁的什麼事上盡力。”

諾孚比以前更不安的回到家裏，他猜想她的

女主人或者爲奴隸所害死。她或者是爲了她的鉅值的珠寶而被殺！……

在这一切紛擾之中，法老王自身也正在念着這美麗的泰娥西。按照素來的禮節告奠和獻祭之後，他自己便坐在私室的外院，想着自己很久所希望實現的一個夢。在大噴泉的水池中，有幾個帶了花環的裸女，在嬉笑着引逗法老王，因爲他從凱旋之後還不曾選過她們任何一個充他臨時的情慾皇后。

從他許多收藏珠寶的庫中，法老王選了一大批豐富的禮物，由兩個健強的奴隸堆上一架抬盒。然後便吩咐宣召狄馬甫，那在凱旋的途中受命追蹤泰娥西的侍臣。他來了，這一盒豐富的禮物便交付給他，同時更命令：“將這些都送到泰娥西，大法師伯特磨洛夫女兒的家裏。說這些都是法老王所贈。”

狄馬甫引導着這一羣欽使，用御舟渡過了尼羅河。泰娥西的家不久便到了，於是御旨立刻傳了進去。一見了這許多珠寶，諾孚自己幾乎要止不住

的昏暈過去。恐懼和驚異交錯混合在她的心中。這二者之中，恐懼或者是佔上，因為假若法老王知道了秦娥西是不見了以後，這是一定要知道的，他難道不會像賜寶物一般慷慨的將死刑賜了來麼？……

“秦娥西不在此地了——已經離家走了，而我可以發誓不知道她在那裏！”這正是諾孚向欽差戰抖着的回答。

“法老王，上天所眷顧的，賜來這些寶物。我不能再將這些帶回王宮。守護着這些，直到秦娥西回來或找着了的時候。你的生命便憑在這禮物上。將這些禮物鎖在一間屋內，派忠心的奴僕看好。”欽差這樣回答。可是當他回到宮裏，俯伏在法老王的座前，將他的話奏了之後，法老王立刻大怒起來，將他的節杖向地上這般用力的一擡，以致石板都飛迸了起來。

第八章

秦娥西，一點也不想到她的心腹女侍諾孚，更想不到因她出走所引起的不安。這時，這可愛的女主人，好像是受了什麼魔術一般，突然忘去了她在狄比斯的房屋，她的奴僕，她的衣服，甚至她的珠寶——雖然這後面的一種是婦人們最難做到的。這伯特磨洛夫的女兒更完全一點也不知道法老王對於她的愛。她並不曾見到那充滿了慾望，從那祇有極少的東西能引起他興趣的眼睛所發出的，注視在她身上的目光。

她此刻正坐在波尼的家中紡紗——這個工作是他給她的——用她的眼睛追隨着她新主人的一切動作——用她實際上就是擁抱的目光。她在靜默中享受着這種能獨自在他一旁的幸福。假若波尼曾經注視她，他更無疑的會給她那種潤濕的眼睛，突然的紅暈和起伏的胸口所驚擾。但是他正在一張桌上寫字。難道波尼明瞭秦娥西對他的堅持

肯的愛麼？假如這是真的，那麼，他又爲了什麼原故還要掩隱着呢？他對待她的態度是快樂而又拘謹的。他不願引起什麼推置心腹的話——這是明顯的。

無論如何，這假扮的荷娜終是十分的令人可愛。她的嫵媚，爲他簡樸粗賤的服裝所襯托，似乎更形增高。一件華麗的衣服或者會掩沒了她天然的美麗。在日中最熱的時候，當白熱的日光在乾燥的地上流蕩着時，一種陶醉的雰圍似乎環繞着她。從她的可愛的半開的嘴唇上，她的情思像急要飛翔的鳥兒一般的顫動着。低而輕微，不致被旁人聽見，她說着——

“波尼，我真愛你。”

這時正是收穫期間，波尼要去監督工作。她畏縮的跟了他，但是波尼說道：

“憂傷和愁悶或者從地面安靜的工作上可以尋到安慰。來罷，那麼；來在這顆樹下紡紗。”

泰娥西和順的遵從了，望着收割的工作。過了些時，她所心愛的人這樣寬慰她道：

“啊，荷娜，你對這種情形有興趣麼？這正是天然與田野的樂趣，我們這裏不像狄比斯那邊，沒有箏手舞女和城市的享樂。可是，你此刻不妨進去同旁的人用點心罷。我有一筆賬務要算。”

秦蛾西鞠躬走開了。在波尼家人進食的大廳中，這裏是充滿了照例的閒談和無聊。

“主人每晚到那裏去？”一個小姑娘說，做了一個鬼臉。

“主人到他願意到的地方去。”一個大的女奴回答。“他難道該順隨你的麼？決不是你這個人，這是一定的，能左右他的行動的。”

“爲什麼我們這些人都不能呢？”

那大的女奴冷笑起來。“就是荷娜，比我們誰都更白皙更可愛的，也不會引動他。因爲我們的主人雖然用的是埃及名字，其實他的種族是以色列人。他夜晚出去，無疑的他是去參加他們的獻祭。”

秦蛾西悄悄的溜開。兩小時之後，波尼出去的時候，她便像影子一般的暗中跟在他的背後。

第九章

秦娥西所以要尾隨波尼，完全是爲了妬火中燒。她毫不相信這少年的希伯來主人每晚出去是爲了要參加什麼儀式和典禮。她相信祇有婦人才是他每晚要出去的原動力，所以她要知道她的敵人是誰。波尼對於她的，一位美麗少女的這種冷淡的好感，正表現了他的心已經爲旁人所把握。他怎樣能在她的面前毫無所動，這在狄比斯以美麗著名的？一位擾亂了皇室大臣，學者，甚至法師以及一些王子的清夢的少女，難道他對她竟能不動心麼？這看來好像是一件奇怪神祕的事。但是這難道不是眼前的事實？

波尼走到河岸，走下一隻小船。秦娥西跳下水，洶水追在小船的後面。她自己想着：“就是鱈魚吃了又怎樣？波尼並不愛我！”

這種危險是實在的，尤其在夜晚。在白晝，船隻不時的移動，碼頭上的工作，城市的嚷鬧，這一

切將鱷魚嚇走了。牠們都息在老遠的河岸上。但是黑夜和陰影使他們又活動起來。泰蛾西起初並沒有顧到這點。熱情是向來不計較牠途中的危險的。但是此刻危險當前，她更不畏縮——她這向來膽怯的。突然，雖然對岸還在很遠，小船突然在中流停了下來。波尼停住打槳，不安的向四面望着。他已經瞥見了泰蛾西衣服在水上所映着的白點。

知道自己被發覺了，這大膽的少女勇敢的潛下水底。

“我敢發誓說一定有什麼人在尾隨我，”波尼這樣想，但是他立刻又將槳搖了起來。誰肯黑夜在尼羅河中來冒險？他看着以為是人類的一定是一朵蓮花或浪沫……當泰蛾西重行透出水面的時候，小船又向着牠的目的地前進了。

波尼用着像普通所見在浮彫上的人物那種閑逸的姿勢打着槳。偉巍的北宮的陰影此刻遮住了泰蛾西。

波尼上岸了，於是泰蛾西，滿身潮濕，苦痛的追隨着他。她鼓起自己的精力，跟在這少年的希伯

來人背後，穿過殿角走進狄比斯的街市。

走了一刻鐘之後，所有的宮殿，廟宇和大廈都拋在後面去了，衣服襤褸的人都漸漸的見到了。兩旁的房屋也漸漸陰暗。“難道他們的話是真的麼？”她想道，“難道波尼是真的到此地來敬拜異邦的神麼？這種地方看來確實適合那種殘酷的規矩和可怕的儀節。”

最後，波尼鑽進了一間土築的小屋。從裂縫中有微黃的亮光透出。屋裏點了一盞小燈，屋裏的情形比從外觀上推測的好得多了。秦娥西從牆上的一個小洞便這樣——還有更多的，——看着。在一張彷彿是臥榻或躺椅的上面坐着一位異邦的婦人；一位異常美麗的婦人。她較任何埃及人都生得白皙——像牛乳和百合花一般的白。她的眉毛正是兩彎烏木。眉毛的兩端合在一尊小小的鷹準鼻子上面。她的眼睛一時光亮，一時沉鬱，她的兩片小紅脣盪張着顯出裏面珍珠般的牙齒。她的濃厚的頭髮是烏黑而光亮，耳旁擁着髮環。豐滿的頸上掛着一根金的項圈。

她的衣服是很簡單的。是一件大的長袍，繡着各種顏色的花紋。衣服從肩上垂到膝下。手臂都赤袒着。波尼坐到她的一旁向她談話，但是秦娥西聽不懂他們所講的是什麼；但是她感到的比聽到的還要明白。

可是，在愛者的心中，希望之火是不容易滅的。

“或者她是他的姊妹，”秦娥西說。“他所以要祕密的來看她，是爲了不願使人知道他們是屬於淪爲奴僕的種族。”

她以煩悶的心情聽着這一切諧和的聲音，這每一個字裏所包含的祕密，她是甘願盡力去搜尋的。牠們的聲音是輕微而含糊，像風聲掠過樹枝和水面一樣。

“露啊！我可愛的露啊！”波尼不時這樣的說。

秦娥西聽見這個名字，於是她想起在他家中，當她唱着爲他揮扇時他也曾在夢中喊過的。

“他在夢中也想着她。這是無疑的，露是她的名字。”於是這可憐的孩子心裏很難受。

露將她的頭倚在波尼的肩上。這好像一朵鮮花爲牠自己的芬芳所醉一樣。他吻她的頭髮，她半開了眼睛朦朧的向他望着，將嘴唇送到他的嘴上，他們的手彼此移動的握在一起……

“他所信仰的任何可怕的儀節都沒有比這個來得再使我可怕，這不幸的窺視着的人這樣想道。

爲感傷和憂鬱所打擊，秦蛾西跌在茅屋陰影的地面上。她兩次想撐起來，她兩次都再跌了下去。一陣烏雲湧上她的眼睛，她失去了一切。這疲倦了的身軀完全崩潰了，於是她昏在地上。

這時，給了最後留戀的一吻以後，波尼正走出了茅屋。

第 十 章

法老王，因了秦蛾西的失走憤怒而不安，便想到要換一換環境。他決定要暫時到尼羅河的對岸北宮小住幾日，這消息誠然使那些得寵的人，阿孟

滿，紅利茜，狄薇雅，那些在涼亭裏用盡了方法想勾引他的，聽見了要感到極端的不快。他的這種心事，正是不願再有旁的婦人來嘍舌的一種。凡是不與泰娥西有關的事，她都不願聽。他昨日所認爲美麗的東西，他此刻已真實的感到了他們的醜惡。她們年輕優美的身軀，動人的姿態，她們耀着慾火的曼長的眼睛，她們絳紅的嘴唇，微亮而白哲的牙齒；她們的一切，甚至從她們皮膚上所發出的濃烈的香味——像閃着露水的花枝一般的皮膚——這一切也使他覺到鄙厭而不可忍受。他自己幾乎想不透此刻所視爲下劣的東西，以前也曾裝假愛好過。當狄薇雅微戰着，好像要藉此喚起舊日的歡情似的，將她粉霞的手放到他的身上；當紅利茜想誘他下棋，當阿孟茜用恭敬而祈求的態度將一朵出水的蓮花獻給他時，他忍不住向她們鄙視，覺得自己真可以抬起手來打她們。

這些不幸的婦人用盡了她們的手腕之後，都靜默的含着眼淚躲開了。她們靜默的倚着宮牆；像牆上壁畫中的人物一樣的靜默。

爲了要躲避這些不快的景象，法老王也緘默的退到別的宮殿裏來了。在這宮裏，他不再像帝王素來的態度坐在寶座上不動，他祇是不耐煩的在龐大的殿裏徘徊着。身材魁梧的法老王，像大理石像一樣的令人望而却步，現在竟這樣不停的來往踱着，好像要用他的腳踏碎地下的石板一樣，這確是一幕難得的奇觀，他走過的時候，他的侍衛都像石像一般的立着，連氣也不敢呼吸，當她走遠了以後，他們才敢問：

“法老王有什麼不快？他就是打敗仗回來，他的臉色也不會有這樣難看。”

是的，假如從十次勝戰的地位（殺了兩萬人），兩千美好女子的俘虜，許多黃金火藥烏木象牙牲畜土產等等，法老王眼見他的軍隊瓦解了，兵車顛翻了，他自己從箭雨之下逃命而出，他的臉色也不會比此刻更憂傷，更絕望……因爲埃及境內還另有整萬的軍隊，無數的馬匹，無數的木工，無數的軍器製造匠。真的有了羞辱，法老王能立刻率領他的隊伍去報復過來。但是，想的事不能立刻達到，

他的旨意和享樂上碰到了阻礙，像擲矛一樣的不會達到他的目的！……

有一瞬間，他的思潮這樣閃過，法老王幾乎覺得自己並不是什麼神聖和帝王，僅是一個尋常的人。在大理石的殿裏來往走倦了以後，他便投身榻上，吩咐去喊狄馬甫來。這個人來了，走幾步便跪下一次。他猜不出他的不快的主上是喜是怒。可是尤其使他不安的是這個：尋找秦蛾西住處時的聰明，此刻能不能也幫助他找出秦蛾西藏身的所在？他舉起手來懇求皇上饒恕。

“啊，皇上，不要賜我死，也不要打我；那伯特磨洛夫的女兒，美麗的秦蛾西，皇上聖眷所顧的，無疑的一定可以找到，她到了家裏見了皇上所賜的那般豐富的禮物以後，她會心動起來，她會自動的來到我王的面前。”

“她家的奴僕你都盤問過了麼？”法老王說。
“鞭撻能鬆下守口最嚴的人的舌頭，痛苦能使他們講出他們所不肯講的話。”

“她的心腹諾孚和老僕蘇漢猜想她是從花園

逃走的。花園的門直達尼羅河，水上無迹可尋。”

“尼羅河中的舟子說什麼？”

“他們所見的祇有一個窮婦人。這決不致是美麗富貴的泰蛾西，她是像盛妝的皇后一樣的。”

狄馬甫的意見不能使法老王信服，他沉思了一刻，嘴裏喃喃自語，狄馬甫靜默的跪在下面等着，生怕他會突然發怒。皇上的嘴唇動了：

“那種濫褻的衣服……是化妝。是的，是假扮。於是穿了這種衣服，她渡到尼羅河對岸。這個狄馬甫實在是一竅不通的蠢漢。我真想將他擲給鱷魚去吃。可是究竟爲了什麼，一位出身高貴的處女要一聲不響的從家中逃出呢？難道這謎的後面是有愛情的主使麼？”

想到這一點，法老王的臉上氣得發紫，然後又漸漸的變白。他的牙齒緊咬着，臉色可怕得使狄馬甫伏在他的腳下像死了一般。可是法老王又自己鎮靜住了。他的臉上又顯出威嚴的神氣，疲倦中帶有溫和。見着狄馬甫伏了不起來，他便鄙夷的用腳踢他。

狄馬甫實在是這最心痛的不快中的一個俘虜。

“來，起來，狄馬甫，”王說。“快點，起來跑出去。差人到各方面去。到每個廟宇宮殿，住宅別墅花園，每個小的茅屋去搜尋。去找泰蛾西，車馬到每條路上去搜尋。船隻去搜尋尼羅河。你自己也去，到各處去打聽。像愛西斯尋找阿賽萊斯一樣的去找她。無論死活將她找來，否則便用苦刑治死你。”

這一次，狄馬甫便用了山羊般的速率跑出去，傳下法老王的命令，他此刻是更嚴肅了。立刻，兵車沉重的響聲在宮中四處激起了回應。他們向所有能走的地方馳去。路上擠滿了。每處都聽見鞭響，御者的咒罵，車輪的不停的輾動。

不久，法老王便從露台上可以望見船隻打着槳從水面穿過，差役急急的在對岸向鄉下走去。傾斜面的巨塔，宮牆，龐大的立像，都滾在金色的日光中。遠近並不能奪去了他們的體積和光輝，但是法老王所留意的並不是這些可驕的建築物：在那些棕樹田園，房屋亭閣中——在那裏，無疑的泰蛾

西一定躲在這裏面。在日光下或陰處的屋內，她一定躲在那裏。他真希望這一切房屋能化成透明體。然後她便一定能找到了。

一個等待希望着，一個不來也不聽見，時間便在這種寂寞過去。太陽已經落到山後，用他最後的火燄照着狄比斯。差役不會返來，法老王也兀立着不動。夜色籠照全城，寂靜，新鮮湛藍的夜；星星照在天上又照在尼羅河裏，閃着牠們蒼白金碧的光，使得天色愈加湛藍，河水愈加幽深。而在他自己宮內露台的一角却立着法老王，沉默不動，襯着後面的牆壁像花崗石的彫像。掃望着這他是唯一主宰的城市，他不悲傷的思索着人類權力和勢力的界限。

“這所有的房屋都住着見了我便要跪下的人。我的命令對於他們與神的命令一樣。當我坐在臣子抬着的金質轎內走過，少女們都含着的眼光望着我止不住胸頭跳動。法師們在我面前焚香，人民高舉棕櫚和羽毛爲我遮涼。我的箭的響聲使鄰邦戰慄，金字塔的斜面，大得像山一般，但是仍不

夠記我戰勝的歌頌。石山都因為製造我自己巨的像而掘盡。可是，雖然有這些，但……但我的希望，在我最光榮的時候，這僅僅的一個希望仍是無法實現。狄馬甫不會回來。他什麼也不會找到。啊，泰蛾西，泰蛾西，你要用快樂來賠償我的損失！”

這時，狄馬甫領導着的各種使役，走遍了能走的路。他們搜尋，詢問，威嚇。她的姓名和像貌都向每個人說了。可是找不見一個曾經見過她的人；這些疲倦焦灼的搜尋者不曾得到一句有用的回復。

第一個使役終於回來了，他走上露台。他低低的申說泰蛾西不曾找到。法老王提起節杖向他一戳，這使役便滾了下去。他死了。第二個使役也來到，走上露台的時候，他跌在他同伴的屍身上。他又戰又怕。他看見法老王怒得很厲害。

“泰蛾西呢？”法老王問，動也不動。

“啊，陛下，實在找不到！”這不幸的人回答，伏在御足的影下。手臂起落了幾次，沉重的節杖戳進了這終不能免的使役的頭內。

第三個回來也受了這同樣的可怕的一下。

這時，挨家問着，狄馬甫終於問到了波尼的別墅，他這時剛從深夜的巡禮歸來，正在詫異怎麼不見了所謂荷娜的影蹤。哈佛以及旁的同她一同晚餐的奴僕都不知道她的去向。她的房間空着。他們在園內。倉房和旁的地方也找不見。

受着焦急的狄馬甫的詢問，波尼將他所知道的關於泰蛾西的來歷和失蹤都講了出來。一切都詳細講了一遍。至於她此刻從那條路走了，誰也不知道。無疑的，在別墅裏休息了一下，她又向她無人知道的目的地前進了。

“她是，”波尼又接了講，“美好的一個婦人，面容憂鬱，衣飾貧賤。她的外表很窮，她說她的名字是荷娜。”他此刻才知道荷娜實際上就是泰蛾西……

帶了這些消息，狄馬甫急急的回到宮裏報告法老王。

“她爲什麼要到波尼的別墅去呢？”

於是他又接着說——

“假如，荷娜真的是泰蛾西，她一定是愛上了

波尼。可是，這又不能一定，因為她怎樣又肯從她愛人的屋內逃走呢？啊！我，法老王，即使將全埃及倒翻，我也一定要尋到她！”

第 十 一 章

露，立在她茅屋的門口，望着波尼的去處，她覺得自己聽見了一聲低微的嘆息。她留神再聽一下。

是狗兒吠月，或者是河岸上鱷魚的聲音。這年輕的以色列姑娘正要走進去的時候，另一聲幽喟，這一次更清晰些，使她又停住了。她決定這不是那種常有的聲音，這聲音一定是發自人的咽喉，或者是誰自苦痛中發出的，她自那聲音發出的地方走去，可是怕有埋伏或陷阱，她便小心的走着。在茅屋的牆下，在黯藍的陰影中，她看見一個東西躺在地上。這就是荷娜，她的曲線和衣服的圓珠表出了她的性格。

露見着當前的僅是一個昏迷中的婦人，她的

恐懼消失了，她便跪在這可愛的戰動着的身體的一旁，試着她的呼吸和心跳。她見她嘴唇蒼白，心跳低微。觸着她衣上的潮濕，露起先以為這是血污——是暗殺。她喊她的僕人泰姆，於是她們兩人便動手將這潮濕昏迷中的婦人抬進茅屋。然後她們又將她放到牀上。泰姆將燈高高舉起，露俯身尋找傷痕，但是尋不見。她們脫下她的濕衣給她換上一件和暖些的毛衣。

泰蛾西此刻緩緩的睜開眼睛，害怕的望着她的四週，像羚羊在海邊害怕獵人和獵狗一樣。她有好一會理不清這被紊亂了的生命的線索。意思完全失了；剩下的似乎是一道裂痕和空白。她更想不出怎樣會來到這樣的一間屋內，這樣的牀上。早一刻她還看見波尼和露並排坐着，手握着手。她還失神的聽着他們情話。

不久記憶恢復了，於是一切的事情都明白。燈光使她清皙的見到露的優美的臉和身軀。

泰蛾西休息着，緊逼的難堪漸漸從她心上消滅。她細細的望着露，很不快的覺出她竟是這樣的

美。她以通常婦女的一種嫉妬的眼光去尋找她的缺點，但是什麼也尋不出。她並不覺得自己比她低下，但曉得自己至多祇能和她平等，露是理想的以色列女性模範；泰蛾西是理想的埃及女性模範。這就是從外表說來關於這兩位女性的一句真話。

雖然是不容易，但泰蛾西終不得不承認波尼的熱情並不會給錯了人。他不曾錯誤。這樣的一副眼睛和眉毛，可驕的鼻子，紅的微笑着的小嘴，當然是能夠令人喜愛的。橢圓形的臉和圓渾的咽喉與胸部也正是一樣。甚至她的裝束，雖然是古怪的異國式，但是也能完全的適合她增加她的嫵媚。

“我做了一件大大的錯事，”泰蛾西這樣對自己說，“我相信那班奉承我的人的話，使我自己化裝成一個貧窮卑下的模樣來到波尼的面前。太不懂事了！這真好像一位武士要打勝仗而不帶着他的矛盾一樣。啊，假如我用奢華作武器，滿戴珠寶玉石，傲然坐在我的金馬車裏，成羣的奴僕跟在後面，來到他的面前，我或者不能用愛情，但至少能用虛榮征服他！我錯了。我失了計，所以我失敗

了！”

“你怎樣了？”她聽見露用埃及話問她，因為她早看出她的客人不是以色列人。聲音是這般的迷人，這異國的發音更增加了她的優美。

泰娥西自己也不由的心動了，她慢慢的回答道——

“我好了一點；你們的照顧幾乎使我平服了。”

“你不必多費神說話，”以色列婦人回答，用手指放到泰娥西的唇上。

“好好的睡一下以恢復你的精神。我和泰姆會在一旁照應你。”

種種複雜的情感，渡尼羅河，狹比斯荒區的跋涉，早將這勇敢的伯特磨洛夫女兒的心身疲倦了。她的嬌養的身體不得不屈服在這上面，於是不久那長的睫毛便漸漸的蓋下變成了兩個黑色的半圓形。她的雙頰發炎，睡雖然是入睡了。但是這一個不安靜的。時時被古怪的夢魔和幻景打擾着的睡眠。她戰動着，嘴裏發出半斷的話語。在夢中，她嘴唇半啓的回答着夢中的問語。

露和泰姆一瞬不瞬的望着這發熱的睡中人。但是泰姆對她的感覺却不像她主人的那般和善。這位不相識的美人兒從那裏來的，爲什麼來到此地？泰姆詫異着，自己得不到滿意的答復。露不開口，但是泰姆說話了。

“主人，我敢預說這個婦人的來是沒有好意的。”

“爲什麼，泰姆？”

“這是可怪的事，她怎樣恰恰倒在我們的門口。”

“她倒在她的病體支持不住的地方，這沒有什麼可怪。”

老婦人仍舊懷疑的搖着頭，

“你不相信這昏迷是真的麼？這疲憊的目光。慘白的嘴唇和雙頰，這無力的肢體，這像死屍一般冷冷的皮膚……這一切都能假裝的麼？”

“我不是指這些。雖然這一些也是能假裝的。”泰姆說。“我相信她確是曾經昏迷了一刻。”

“那麼，你爲什麼要懷疑呢？”

“在這荒僻的地方，在這祇有我們這班彼法老王罰作苦工的奴隸的地方，而且在深夜裏，她怎樣會到此地來的？這年輕的埃及婦人究竟爲了什麼才來到我們茅屋的附近？她的衣服爲什麼又像從河裏出來一般的浸透了水？這就是我對於這個怪人的不明白的地方！”

“對於這些，我也同你一樣的是不明白，”露低低的回答。

“萬一她是我們主上的偵探。天大的禍事旋踵就要來了，說不定我們此刻已經被人賣了，”泰姆仍是這樣說。

“這樣的一個年輕女子，病而孤單。她怎樣有能力來陷害我們？她的命是握在我們手裏的。祇要她一有破綻，我們便可以將她幽禁起來。”

啊，你要明白，露啊，”泰姆說，“這婦人並不真是窮人。你看她嬌嫩的手。她的窮像和外表是化裝的。”

“泰姆的精神和言語終於給了露一點印象，於是她更仔細的去觀察她陌生的客人，在閃動的燈

光中細細的看她。

她細看秦蛾西的面部和手臂，她這才看出這埃及婦人是很美的，雖然這並不會使和善的露有什麼不快的感覺。她不相信在這般可愛和完美的裏面能隱藏着一個不可靠的靈魂。在這一點上，這年輕天真的以色列婦人的判斷比她年老有經驗的僕從高明了。

天亮了。病人的熱度也隨着升高。她時而嚶語，時而沉睡。

“假如她死在此地，旁人會說是我們謀殺。”秦姆低聲的說。

“她不致死，”她的主人安靜的回答。

“我會將屍身向尼羅河一拋，”這固執的秦姆說。“鱷魚會將她吃了。”

到晚上，波尼來了，他認出這就是荷娜。他大大的吃了一驚。他想不出秦蛾西怎樣會來到這樣的地方。他的驚詫使露着了慌。她靠在波尼的身旁，望了他的眼睛問道：

“那麼，你認識她麼？”

“是的，”這就是所有的回答。

秦姆的眼中現出滿足的神氣。她的意見證實了。但是露的臉色是莊嚴的。她信任她的愛人。

於是波尼便將一切都告訴她們，一直講到皇上搜查的事。

“我的恐懼是不錯的，我的主人喲，”秦姆說，“因為荷娜就是秦蛾西。”

“這是可能的，”波尼說，“但是我仍有不明白的地方……秦蛾西爲什麼要化裝，她怎樣會來到此地。”

“她是跟你來的，我敢斷說，”露說。

最後，反覆討論，他們決定了秦蛾西怎樣會到此地來，將事情一點一點湊了起來。

“事情一定是如我們所猜的，”波尼說，“可是我仍不解她爲什麼要這樣。”

“我可以告訴你，”露微笑着對他說，“荷娜。不如說秦蛾西，她所以要化裝，爲的是要能同你住在一處。她要暗中跟你，是爲了嫉妬。她愛你。你是美男子，又健強又仁愛。可是，這並不關我的事。我並

不嫉妒。因為我知道你不愛她。你此刻明白了麼？”

波尼的臉紅了。她怕露動怒了，此刻在用什麼方法來試驗他的愛。可是露的眼光是這般坦白光明的對着他，這又告訴她她的心裏沒有旁的隱蔽，不會捉弄人。自然，她當然不願秦蛾西愛她心愛的波尼。露對於波尼的愛已足夠他的受用了。

這時，秦蛾西在夢中恍惚覺得波尼立在她的一旁。她滿臉浮上快樂。略為抬起身軀，她握住波尼的手吻了一下。

“她的嘴唇發燒，”波尼僅是這樣說。

“這燒着的是愛情同時也真的是熱，”露說。
“可是她是真病了。秦姆，你去請摩西來好麼？他比法老的一些什麼學者們更聰明些。他能做他們一切所能做的事。他認識草木。他能醫治秦蛾西。我沒有任她去取的那樣殘忍的心。”

於是秦姆出去了，同了一個眼睛發亮的灰白鬚鬚的老人回來。他有先知和預言者的神氣。波尼向他講了一些話，於是他在秦蛾西躺着的榻旁坐下，向她伸了手，說道——

“憑萬能的唯一的上帝的名，雖然你不是主的選民，少女，你痊愈了！”

第十二章

老人莊嚴的走開了。泰蛾西很驚異的覺得自己忽然和病魔脫離，便向室內四面望着。過了一刻；披上她們所借給她的衣服，她更爬起來坐在牀上。困倦和嚙熱完全消失了！她好像經過了長久的休息一樣的感到新鮮，她的美麗更從她的純潔中整個表現出來。用小手將拂到額上的頭髮掠到後面，她好像故意要引起波尼的注意一般，便挺身立了起來。可是見他不動的靠了露坐着，向她毫無表示，她便走到那個少年以色列婦人面前，用手擁抱住了她的頸項。她這樣停着不動，頭抵在露的胸上，無言的滴着眼淚。然後她哭出了聲，握着搖着她的敵人。這種被冷待落寞的淒涼觸動了露的心；泰蛾西似乎是自認失敗了，用她無言的動人的祈求向人懇請憐憫。她請求她敵人的施與。

露的心軟了，她握住她說道：

“揩去眼淚，不必自傷，你愛波尼。好，你盡可繼續愛下去。我不會嫉妬的。我們族裏曾經有過一位長老，他有兩個妻子，她們快樂的住在一處。”

秦蛾西跪到露的脚前吻她的手，但是露立了起來，以極憐惜的態度用手扶她起來。

兩位不同種不同樣而又都是美麗的婦人立在一處，實在是極可愛的一對。秦蛾西，端莊流麗，像一位可愛的長大了的孩子；露是莊嚴健強。像一位早熟的母性。

“秦蛾西……你就是秦蛾西麼？”波尼說。

她點頭：“是。”

“你這住在華貴的深宮，擁有僕奴及一切，怎樣選擇而愛上一個已經淪為奴隸階級的人；而這個人更與不相識，更是屬於別一宗教——一個與你相距很遠的人？”

聽了這問，露和秦蛾西兩人都笑起來了。心的愛是隨心所欲。這是不能阻止的。

“雖然我是受了法老王的眷顧，可是我與你仍

不平等。在埃及人眼中，我仍是奴隸，而你則是法師階級，是屬於最高貴最尊敬的。假如你要愛我，我並不是說我懷疑你，你必得要放棄你的尊榮——我們能結婚麼？”

泰蛾西此刻回答波尼了。

“我不是已經做了你宅中的奴隸？”

“你仍要放棄你的祖國。隨我渡過沙漠到異地，那裏太陽酷熱，暖風能吹得飛沙堆滿了路上。那裏沒有樹也沒有泉水。路上是撒滿了先我們到那裏而失敗了的人們的白骨。”

“我可以去，”泰蛾西安靜的說。

“可是仍有旁的話。你們的神並不是神。我們的神，耶和華，他曾經吩咐過我們不許敬拜木石和金屬。神祇有一個，他是無限的，永遠的，無形無色，他充滿了你們埃及人認為有許多幽靈的上天。我們的神手創出我們；你們的神却是你們自己造的。

這些話使泰蛾西有些畏縮了……她能放棄她的信仰麼？因此她請求波尼將他的神解釋給她聽，

她要試試看。

“這句話很對，”波尼說。“你可以做我的妻子了。目前你可仍留在這裏，因為法老王此刻正愛上了你。他正在派人搜尋。在這破茅屋內你決不致被獲。過幾日後我們便可脫離他的掌握了。此刻已經夜深，我必得回去。”

於是他走了，兩個婦人便手握了手睡在那狹小的牀上。

在這一切遭遇之中，泰姆，緊縮在一角的，此刻便站了起來去偷聽那兩個婦人的動靜。清晰的知道她們已經睡熟之後，她便偷偷的溜到門口，然後就急急的向尼羅河方面走去。

不久，她知道自已已經遠離那冷僻危險時常有盜賊埋伏的地方，到了狄比斯比較繁盛的區域。三四條排列着高大建築的街道，陰影投射得很遠。後來，她的目的地，法老王的宮殿終於到了。可是怎樣進去呢？誰肯在這樣的深夜，任這樣一個衣服破爛的以色列老婦人進去？幾個守衛攔住了她，先用長矛很重的打她，最後問她究竟要怎樣。

“我要見法老王。”

他們說這是笑話，但是她拗着一定要見。

“我要見法老王。請立刻帶我進去。”

“你倒來得湊巧！法老王今天已經殺了三個使役，此刻正像秦吠，凶神一般的立在鑿台上，”一個兵丁特意的這樣說，想藉此嚇走這婦人，可是她仍強迫要進去，他們把她打了又打。最後，她的喊聲驚動了一位軍官。她向他喊道——

“我要到法老王面前去；帶我去見法老！”

“這是不可以的，”守衛軍的軍官說。“這是不可以的，休說你這般模樣，就是國內最體面的人此刻也見不到他。”

“我知道秦蛾西藏匿的地方，”這老婦人一字一頓的說。

軍官聽了這話，好像當頭受了一棒一般。他立刻領了秦姆去見狄馬甫，狄馬甫便將她引到法老王面前。她跪倒在地，喊道：

“啊，至尊的法老王，我是來報喜信的，請恕我的罪。”

“大膽的說，”法老王回答。他此刻心靜了。

“我知道你的使臣搜遍了全狄比斯的泰娥西此刻所藏匿的地方。”

一聽到泰娥西這可愛的名字，法老王不覺立刻精神抖擻，向前幾步走到跪在下面的人的面前。

“假如你此刻所講的是真的，我可以任你儘量的向我的寶庫中去拿珍寶。”

“啊，法老王。能將她送到你的手中；此刻你請靜神。我是可以做到這件事的。”她粗魯的笑着。

泰姆究竟爲了什麼才要作這樣的事呢？她是想阻撓她所恨惡的一種結合。她是絕對的，不論好歹的恨惡埃及人的人。萬一她能撕碎泰娥西的心，那是她最樂意的事。她知道泰娥西一到了法老王的手，她便絕不會再逃脫，永不致再作露的敵人。法老王是深知道怎樣防守他的俘虜的。

“她在那裏，”法老王喊道。“我要立刻就能見到她。”

“陛下，祇有我才能引導你去。我知道到你卑賤的奴隸所住的污穢的地方去的一切道路。泰娥

西是隱藏在一間破茅屋裏。”

“對，”法老王說，“狄馬甫，傳令備車。婦人，我信任你的話。”

車來了，法老王被領導前去，這以色列婦人跟在後面。他威嚴的坐到車上。見他的侍衛退開了，便命令這婦人也上車來，於是他們便向前馳去。

這老年婦人，彎腰偻僂着縮在魁梧的法老王一旁，真是難得見到的一幕奇景——可是夜色沉黑，祇有天上的星星能見到這一切。

“路走的不錯麼？”御車夫問道。

“是的。”這是回答。

馬鞭了又鞭，牠們好像背上不曾拖了什麼一樣的向前奔着。車輪擊着地面，石頭像黃銅一般的發出響聲。

這時，泰蛾西睡在露的一旁，正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她夢到——

一切埃及的古神祇都在她的面前，她的父親伯特磨洛夫也在那裏，他向他的女兒說道：“你問

他們是不是神。”她問，他們都回答說他們不是真神。然後波尼來了。他帶她到一處極光亮的所在，太陽同這光亮比起來，太陽簡直是暗影。在這光亮中，她看到一些不認識的字體……

這個夢就是這樣。這時法老王的車子正不息的向前馳着。

“我請你不要馳得這樣的快，”秦姆說。“這樣大的車聲在這種冷靜的地方會使旁人驚覺。她或會再從你的手中逃去。”

這個忠告立刻被容納了；這是不錯的，於是捺下性子，緩下車程，一直到秦姆喊道——

“就是這裏。門不曾鎖，請進去。我給你守護車馬。”

法老走進去，於是，秦娥西終於被尋到了。他將她托在堅強的手裏跨了出來。她醒轉來，抬頭看到法老王的臉靠在她的面前。她最初還以為這也是夢境，但是冷冽的夜氣不久使她清晰的知道了所遭遇的是什麼。她想喊起來，但是喊不出聲。況且，誰肯來助她抵抗法老王呢？

法老王跳上車子握起繮繩，突然轉了幾轉，迅速的將繮繩繞在自己的腰上。泰蛾西嚇得半死，他將她緊緊的擁在心上。

勇活的車馬又向夜陰中馳去。這一回法老王自己認識路了，於是不久他就馳到宮前。

泰姆留在茅屋那裏，小心的望着仍在睡中的露。

第十三章

在這深夜瘋狂的馳騁中，泰蛾西的腦中究竟想到了些什麼？實際，她所想到的不外是一匹馴弱的白鴿在老鷹面前的戰慄。一種無言的恐怖使她呆住了，冰化了她的血，麻木了她的許多官能。她兩次確切的感到有兩片熱灼的嘴唇靠近她的嘴上，她並不躲避，因為恐怖已經消滅了她的貞守。

當她看見了宮門以後。她才感到絕望。她掙扎着想從抱住她的鐵腕中逃脫。這種掙扎幾乎是無望的，不必有的。她的劫奪者驕傲的微笑着，將她抱

得更緊更緊一點。她想喊一個悠長的接吻封住了她的嘴。此刻已經到了，馬車已經在宮中一方廣場上停住，一羣侍從走過來將他們從車中扶下。秦蛾西被法老王從車中抱下，就像抱着一個小孩子一樣他感到她的戰慄，於是他向她說道：

“請安心。你的位置是統治法老。法老的位置是統治全世界。”

這兩句可注意的話是他第一次向她講的話，假如愛情是用理智作引導的，那麼，聽了這話。秦蛾西便該愛法老王而不愛波尼。這位皇帝幾乎有一種超人的壯美；形勢的整齊和純潔好像是雕刻的一般，那慣用威權的習慣更使他的眼中閃着銳利的火光。他的唇色是紫紅的，笑了起來誰也不能向他抵抗。他的身體是魁梧，均勻，一切都是至尊至上。當他全身直立的時候，他似乎是另一個種族的人一般。同他比起來，波尼不免相形見絀，可是秦蛾西情願愛波尼！

握住秦蛾西的手，帶她走過幾間廳堂之後，法老王便在一間華美的裝飾着象形文字和器具的室

內寶座上坐下。室中有一張大桌，桌柱雕的是承重的奴隸，桌上堆滿了奇異的鮮花，牠的香味薰遍了這室中的空氣。

在這華美的地方，一切的東西都歌頌着法老王永遠的榮光。可是這位伯特磨洛夫的女兒並不受到感動。她想着波尼的可愛的涼亭，想着被劫離開了的茅屋。她立在法老王的的面前，他握住她的手深深的注視着她的眼睛。這少女所穿的祇有露借給她的衣服，可是她的美麗並不因此消失；反而保存了。她幾乎是半裸的，一手握住衣角，衣服好像要墮下來藉以表現她身體其他各部份的美麗。法老王的宮中是有不少的美女的，可是誰也及不上秦娥西，於是法老王的眼睛望得迸出火來。在這眼睛的火光下，秦娥西止不住低下她的眼睛。

在她的深心，她很自傲能引動了這樣的一個人的愛。那裏有沒有虛榮心的女性？可是，她仍甯願隨了那希伯來人到沙漠中去。法老王使她有點恐惶。她不能抵抗他的臉上的光榮和他熱烈的希望。她的腿抖了。法老王從她眼中看出她的困

苦，便文雅的請她坐在他腳下的墊上。於是他說道：

“啊，泰娥西，我愛你，”他俯下吻她的頭髮，“當我凱旋歸來，坐在隨員們抬得高高的轎內，我第一次看見你的時候，一種我從來不曾經驗過的情感鑽進了我的靈魂。我，什麼志願都獲到了的人，深深的又在希望一點旁的東西；那時，我才知道我並不曾超過一切，勝過一切。一直到那時，我都是在我光榮和威權中孤獨的過活，靈魂上寂寞，有時在我廣廓的宮中，我的週圍環繞着那自稱爲婦人的微笑的陰影——而這些對於我的印象，也僅是牆上的壁畫一樣。我能從遠方聽到屈伏在我的腳下的鄰國的嘆息，聽到那正如塔上浮雕的俘虜們的幽怨。可是在我的胸中，這堅冷得像一座黑玉琢成的神像一般的，我聽不見我的心的跳躍。我覺得世上好像沒有一個人像我，也沒有一個人能勾動我；我從鄰邦擄了他們最著名美麗的處女和婦人，可是也沒有用；像我嗅過了一朵花的香味一樣，我不久也同樣的將她們棄了。沒有一個有使我

想再見她們一次的能力。她們在我面前，我好像眼前沒有什麼一般；離開了不久更完全忘掉了。狄薇雅，阿孟茜，紅利西，這些我爲了每日換人的麻煩才將她們留着的，——對於我也是一些香郁的優美的幽靈，我終覺得他們好像是另一種族的人，使我不能和她們融合。花豹不能同羚羊爲侶，天上的東西不能和水裏的東西並存；因此我覺得我這個人，神使我超出了凡人之上的，我便也不能領略她們的悲哀和歡喜。在我坐在寶座上，在我坐着像石像一般冥想着無限和永生的時候，一種無涯的倦怠便包圍了我。我時常夢想着要去揭開愛西斯的面幕，甘願立刻倒死在這位神像的腳下我常說，我所夢想的或者就是這個神祕的人，她或者能暗示出我的愛的所在。假如地上沒有我的享樂，我說，我便要到天上去……可是，當我見了你以後，我才知道世上有這樣的一個，超過了我，對於我是必需的，她於我有無上的威權，注定的，我不知道怎樣去忘記她，她有使我不幸的權力的一個人。我已經是法老，帝王，皇上，差不多成了一位神，可是你

噫，泰蛾西；你又使我降成了一個凡人！”

法老王或者從來不曾講過這樣長的一篇話。向來，僅是一個字一個動作已足以完成他的願望了。對於泰蛾西，他似乎完全放棄了他的無上的像大理石一般的威嚴。他此刻這樣的向她細講，他顯然是像常人一般的已被勾動了。

這時泰蛾西簡直成了她內心的痛苦的俘虜。雖然她自負能引動了這樣一個偉大光榮的人的愛，她在他面前連眼也不敢抬的，但是她對他並不感到同時——沒有這個，愛是不能成立的，想到自己是屬於他了，他總要感到恐怖。她自誓。法老爲了滿足他的慾望強劫了她的身體，她的靈魂是不能給他的。這個要永遠同波尼和露在一處。

她回答法老道：

“法老王，我真不知是爲了什麼，在這全埃及的少女中，有無數比我超羣的，你却注意到我。在一池可愛的蓮花中，你却選了一無所長的一朵！”

“這不關事。你祇要知道在這世上你祇是爲我而有。我能使鄰邦皇帝的女兒作你的奴隸。”

“假如我不愛你呢？”秦蛾西胆怯的說。

“祇要我愛你，其餘的又有何關？任你恨我拒絕我，這祇有使你更令人可愛。我在我的志願上第一次遇到了阻礙，我甘心要來征服這一切。”

“假如我愛了旁人呢？”秦蛾西看出自己掌握着的權力，便又這樣接了一句。

法老縐起眉頭咬着嘴唇。他緊住這少女的手。然後他竭力使自己恢復平靜，重望着秦蛾西的眼睛，這一次用了慢而沉着的聲音說道：

“當你到了這宮中。在這樣的榮華中，包圍在我的愛情中，你便要不自覺的忘去了一切。你的生活會像夢一般的過着，你的舊日的情懷會像爐烟一樣的消滅。被帝王愛上了的婦人不會再想到另一個人的。任你享受法老王的榮華，傾盡我的寶庫，像水一樣的使用着黃金，命令一切，昇降一切，一切任你，可是你必得做我的情人，做我的皇后。我要將埃及和牠的僧侶軍隊奴隸都賜給你。將埃及無數的人民廟宇宮殿都賜給你。任你高興，像撕碎一塊絲紗一樣的將這一切撕碎。我要再將旁

的比這更美更富更宏大的地方賜給你。你是我惟一所愛的人。大法師的女兒秦蛾西不再存在了。她此刻已是我所愛的人，法老王的皇后。”

第十四章

這天，驚醒了過來，她很詫異找不見秦蛾西在她的身旁。她四面找着，以爲這埃及姑娘已經起身了。秦姆正縮在一角睡着，或者說在那裏假裝睡着。你祇要向她細望，你便可看出她的眼中閃着殘酷的快樂——壞事做得順利了的快樂。

“秦姆，”露喊道，“秦蛾西那裏去了？……”，

這老婦人裝着好像被她主人的聲音從夢中驚醒了一般，揉着眼睛站了起來。然後她假裝着詫異道：

“難道她不在此地了麼？”

“不在了，”露回答道，“假如我不是見了牀上的空位置和她剩下的衣服，我真要相信昨夜的怪事是夢境。”

見。

“這古怪了，”露不快的說道。

“主人，”老婦人乞憐似的走近露的面前說道，
“你知道我不喜歡這個生人。”

“誰都討不到你的喜歡，秦姆，”露微笑着說。

“我祇喜歡你，主人。”

“是的。我知道你是忠心於我的。”

“可是我說錯了不會？”秦姆說，“這個秦蛾西
是遣來試探以色列子民的魔鬼。”

“可是她的眼淚總是真的。你以為這可憎的秦
蛾西是從地獄遣來的幽靈麼？”

“是的，”秦姆說，“這是可能的麼，大法師的女
兒不去愛正在那裏愛她的法老王，反來愛波尼？假
如她真的愛波尼，她為什麼不肯作她的妾？她不
肯。她必得要放棄她的假神來敬拜耶和華：因此這
化裝的魔鬼祇得逃走了。”

“你的這所謂‘魔鬼’，她的聲音是可愛的，她的
眼睛也很美。”露最後這樣說。

這樣說了，她就去進膳。泰姆拿了一隻大的布袋向王宮走去，她希望裝滿了黃金回來。狄馬甫帶她去再見法老，皇帝承認了她的允許，於是她便被帶到御庫裏儘量的去取黃金。不久，一大堆黃金現到她的眼前，她便瘋了般的撲了上去。她將雙手伸進黃金堆中，一直陷到肩上。她擁抱着這貴重的一堆，反來復去，幾乎要向牠膜拜。她的嘴唇戰慄着，心裏顫動着低級的愉快。瘋了般的，她一把一把的向袋內塞去，嘴裏嚷着“再多再多，”一直堆到口上。狄馬甫在一旁覺得好笑，任她做去。他知道她拿不動這重袋。可是出他意外，她竟能背到肩上。貪心使她年邁的身體生出了無量的力！最後，她終於蹣跚的走出了宮門，這一袋黃金終於是屬她的了。過了一刻，走過兩個以色列人，她答應給他們好的報酬，他們便幫她揹着。他們不久就走出了城，在一座茅屋中將重袋卸下。噤咕了好久，泰姆才將答應的金子給他們，於是他們便讓她成了一個富婦。

這時，泰娥西已經安歇在一間華麗的御室內，

一切都和法老王自己用的一樣。這裏面所有的寶物簡直值得起一位帝王的代價：坐在一張象牙椅上，泰娥西望着許多宮女送過來的珠寶。當她沐了浴之後，她們給她身上所擦的香膏，使她細嫩的皮膚愈加美麗。她的身上像瑪瑙一樣的輝煌。她的美確是超人的，當她在鏡中見了自己的影像，她自己也滿意得微笑了。一領紗袍纏住了她的身體，但是並不遮住她的美麗。她惟一選中的裝飾品是一條琉璃項圈。

法老王走到門口。抬頭見了她，泰娥西想要跪下，但是法老用手扶起請她坐下。

“不要這樣謙卑，啊，泰娥西，”他用溫柔的聲音說。“我要你和我平等。我一人在宇宙中孤獨得倦厭了。雖然你已是我的所有，我有一切的權力，可是我仍要等待你像常人一樣的愛我的一天……拋開一切的恐怖。現出你婦人原有的本性，同情或是反覆。假如你有心願的一天，當我走進你的房中的時候，你可以將你頭上的蓮花遞給我。”

狄馬甫聲言要見皇上。他進來了，極不安的喊

道：

“啊，我王，有一個神怪的人要見你。他有一些奇怪的令人不解的魔力。衛兵阻不住他。門柵應手而開。他所命令的事，旁人不得不做；我被他驅使着來告訴你！”

“他叫什麼名字？”法老問道。

狄馬甫回答：“摩西。”

第 十 五 章

法老走到另一間觀見室，坐上一張寶座。

摩西進來了，另一個希伯來人，雅哈南隨着他一陣。並不跪下，摩西走到寶座前說道：

“以色列的上帝如是說，放我的子民自由，以便他們可以到曠野敬拜我。”

法老回答道：“誰是以色列的上帝？我不認識他，我不放以色列人自由。”

對方的答復是：“希伯來的上帝向我們顯示了。我們要到曠野去三日，向永遠的上帝獻祭，以

便他不致將災難和刀兵降到我門身上。”

然後法老又說，他們爲什麼要放棄管束以色列人，於是很嚴重地斥責他們吩咐他們退去。但是他們重行進來，在法老面前做了許多神蹟異事，因此秦娥西也爲這爲奴的希伯來人懇求，可是法老並不動心。

他說：“忘去這些瑣事，讓我們平安的住在這裏，多想一想我所給你的愛，相信我法老比那些製造的希伯來神怪還有權力。”

“是的。我知道你是奴隸的無上之王，人類在你面前不過像沙在風中一樣。可是……”

“可是我怎樣也不能使你愛我，”法老微笑着說。

山羊怕獅子，白鴿怕鷹隼，人的眼睛怕見太陽。要征服人的弱點去見威嚴的面是很難的。神總是使常人敬畏。”

“秦娥西，我很惋惜你怕我。可是，我若不能使皇帝或爲凡人來向你求情，我至少也或使那婦人成爲皇后。埃及王的皇后便不會再怕埃及王了！”

“那是你使我坐到你寶座的一旁，我的心仍是在你的腳下。可是你的爲人是這樣的好，你又是這樣的美。我的心或者終於有一天能有勇氣靠近你。”

法老王便這樣的求着情。這大法師的女兒忘不了波尼，想這樣獻媚煽動法老的熱情以等待時日。逃脫去尋找波尼，這是不可能的事。

露，當然，雖然寬厚，但也是一個危險的敵人。因此，法老王的愛漸漸打動她的心了……她很想去愛他，而且想快點就做到這樣。

第十六章

此後，由了摩西和雅合南的祈禱，藉以恐嚇法老王的全埃及可怕的災難便開始了。最後，他祇好說：

“走罷。任隨你們的意見去敬拜你們的上帝罷！”

聽了這話，泰蛾西溫柔的抱住了法老王說道：

“我此刻愛你了！因為你已經是一個人了。你已不再是一座大理石的神。”

法老並不立刻就回答秦娥西的話。天降的凶災已經使他的長子死掉了。他的驕傲在屈服之下仍在抵抗。在他的心中，他一點也不相信這希伯來的永遠的上帝，他說這災難不過是比埃及人的本領要高強一點的魔術而已……

至於秦娥西，她忘記了那希伯來的愛麼？她並不曾，她是怕法老會下一道屠殺以色列人的命令。那麼，波尼和可愛的露便要受苦了。因此她想用擁抱和甜蜜的言語使法老王息怒。

“我現在已沒有兒子了，”有一天法老王對她說，“秦娥西，假如我死了，你便要做埃及的女王。”

“爲什麼你要提到你的死？”秦娥西說，“時日不能損你分毫。年代在你一側像大樹的葉子一樣的隕落。”

“我，這無敵的，不是已經被征服了麼？”法老王感傷的說。“這一切的壁畫浮彫上所表現的我的耀武揚威的神氣有什麼益處？好像我的神不扶助

我抵抗以色列的神一樣，我不得不屈服在兩個異邦魔術師的法術下面了。我的權力的光榮已經永遠失去了。我的人民埋怨我；我此刻已是一個空虛的影像。不過你此刻既然愛我了，我要竭力忘去這一切，我們不久可以舉行婚禮。”

因為怕法老要毀約，這些希伯來人立刻就準備離境，於是法老又着了魔，決定追趕他們回來，可是他和他的軍隊都在海水中淹死了。

於是泰蛾西成了埃及的女王。

末 章

泰蛾西等着法老王，見他久不歸來，自己就卽了帝位；這事不久她也就死去，他們找不見法老的屍身，就將泰蛾西葬到本來是給法老王預備的墓裏，她的歷史，由御書官加利夫起草，寫在一卷紙章上，每章起頭都用紅字，放在靠近她的胸帶的一側。是波尼還是法老是她所最繫念的人呢？書官加

利夫并不曾寫明，因此翻譯這卷紙草的羅弗歐斯博士也不敢曲解原文來自己決定。

至於愛凡德王爵，他自己說，他不結婚他最不願再結婚了。這消息使他的朋友們都很驚異，因為王爵此刻是他這一系的獨子。英國的貴族婦女都不懂他對她們的這種態度。可是，她們會不會相信或者想到愛凡德王爵已經愛上了死在三千五百年以前，大法師伯特磨洛夫的女兒泰蛾西麼！是的，在英國竟真有比愛凡德王爵更痴的痴人。

1930 4 1 付排

1930 5 1 出版

51 — 150.0册

不 准 翻 印

每册實價大洋三角

上海現代書局發行

